

# 從政遺規二卷

〔清〕陳弘謀輯

中華書局五種遺規排印本

從政遺規序

余幼承父兄師友之訓知肆力於讀書不以世故紛其心而臨性迂拙作輟無常前讀不多體認尤淺然悠悠忽忽竟不知讀書將以何爲也迨入仕途官場事宜尤未嫻習臨民治事茫無所措未優而仕不學製錦心竊憂之然平時偶有得於聖賢之緒論合之今時情事多所切中此心稍有把握措之事爲幸免隕越不至如夜行者之俛張何之乃益悔前此之鮮學而古訓之不可一日離也因於簿書餘閒時一展卷藉茲陳編以祛固陋凡切於近時之利弊可爲居官箴規者心慕手追不忍舍置不敢謂仕優而學亦庶幾卽仕卽學之意云爾方今民生蕃庶待治方殷聖天子本躬行心得之餘布範世誠民之政有司牧之責者益當從根本上講求教養之方爲民生久遠

之計若僅以因循陋習了官場之故套何以上副

聖訓何以下符民望自惟德薄能淺無以爲同僚諸

君倡惟奉茲古訓隨時考鏡轉相傳布以此自勉卽

以此勉人較之門面牌檄差爲親切焉蘇子云藥雖

准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自古及今此心同此理同故以古人之方醫後人之病而無不立效願諸君推心理之相同以盡治人之責而又參之前言仕行以善其措施則官民善俗或有取焉幸毋曰業已仕矣何暇言學章等諸古人之糟粕也

乾隆壬戌長至月桂林陳弘謀書於西江使署

從政遺規目錄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卷上

呂東萊官箴

何西疇常言

王伯厚用學紀聞

龍圖梅公五稔說

許魯齋語錄

薛文清公要語

王文成公告諭

歐恭簡公耐煩說

呂新吾明職 刑戒

李允我末賢事象

張侗初拜余堂四箴

卷下

高忠憲公責成州縣約

傅元鼎巡方三則

袁了凡功過格

顏光衷官箴

龍亭林日知錄

馮子遺書

魏環溪寒松堂集

于清端公親民官自省六戒

蔡文勤公書牘

熊勉菴寶善堂居官格言

王朗川言行彙纂

從政遺規卷之上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呂東萊官箴公心刊諫陳中時與州人相至前

弘謀按東萊先生以醇道自任以立教為心

朱子稱其德宇寬弘謙景闕廟所立甚高無

求不備蓋相推者至矣所著官箴首以見舉

求權要書為戒見居官者必先自立然後可

以有為士大夫不講氣節雖有才華使工奔

競患得患失何所不至耶至於謹小慎微慈

祥豈弟任理而不任氣此儒術之異於俗吏

也雜說中有語最精確足為居官之箴者并

附錄焉

求權要書保庇

刑責過數

接伎術人及薦導住他處

薦人於管下買物茶墨筆

親知雇船脚用官錢或令吏人陪備須令自出錢

受所部送饋及赴會如送饋果食之類則受仍當

對對衆開合子置簿抄上隨即答之餘物不可受

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

不可避嫌改使之無理直須平心若有一毫畏禍

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

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敢不畏強禦之名

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受貼彼雖不樂視前則

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乃職分

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舍人官箴此先生曾叔祖名也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常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志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若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能任勞而不惰。如此。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中華書局影印 陝西宋版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患。其益多矣。予嘗爲秦州獄吏。頗岐衷仲。以書勸于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官徽所稱惠穆稱亭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曰。勞心不

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心非僅體而己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方便二字。即利濟也。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己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當官取庸錢。般家錢之類。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而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在己畏避其難。偏欲以難責人。不思故也。不怨由必不公。

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爲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爲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爲充之爲善。欲人之見知。故

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常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捺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

人疑眾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養誠心句事有當死不死其語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

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感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

熟議臨事必不能自立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

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

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

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

也耐強忍苦不輕怒不礙不隨皆忍字之妙故原官以此為尚

雜說附 大抵人臣多顧一分之害壞國家十分之利

仕宦須脫小規模一仰羨官職二隨人說是非三乘空接響揣量測度四謂求知等事為當為之事

凡世俗所謂不妨有例不見得未必知衆人都如此也是常事之類皆不可聽許多苟且之

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不自去做如何得會好講風俗能就自己身上講起凡聽訟不可先有所主以此心而聽訟必有所蔽若

平心去看便不偏於一曲直自見

凡人有所干求不可須便說不可含糊凡使人須度其可行然後使之若度其不可而強使之後雖有可行者人亦不信且如立限令三日可辦

卻只限一日定是違限其勢不得不展自此以後雖一日可到之事亦不信矣

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人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居官臨民尤宜體此

兩人不足自處其間甲必來說乙不是乙亦來說甲不是若都不應和人將以我為深或以為黨在應和

之語須是如與甲同坐對乙面前也說得方可聽人說話或有不中節者亦無都不應答之理說一

句中豈無一句略可取將此一句推說應之亦於其人有益略其所短取其所長既不失己亦不

何西疇常言進士名理字少平廣昌人宋理宗弘謀按先生初仕官黃尉陸子靜稱其廉潔

剛毅竭力衛民有富貴貧賤不能淫移之概後提刑粵東政蹟尤著蓋宋儒之德業兼懋

者也惜其著述多不傳偏訪僅得常言一帙所採錄者寥寥數語而其砥勵志節體恤人

情不激不隨亦可以為居官者勸矣

一毫善行皆可為母微福望報一毫惡念不可萌當知出乎爾者反乎爾居官不可存微福望報之心

惟儉足以養廉蓋費廣則用窘矜矜然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已不

克以廉靖自居矣士能寡欲安於清澹不為富貴所淫則其視外物也輕自然進退不失其正

君子有偶為小人所困抑若自反無愧怍於我何損  
又安知其不為道德之助歟

富兒因求宦傾貲汙吏以贖貨失職初皆起於憚其  
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  
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乃可以容下故  
行動必先警效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  
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何等光

人事發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  
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  
是握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  
與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與

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謙以和小人  
之事上也必諂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媚上而忽  
下小人無常心故君子惡之小人刻刻在無常

為政寬嚴孰尚曰張嚴之聲行寬之實政有綱令有  
信使人望風肅畏者聲也法從輕賦從薄使人安靜  
自適者實也乃若始焉玩易啟侮終焉刑不勝奸雖  
欲行愛人利物之志吾知其有不能也法不可玩

凡蒞事之始不可自出意見以立科條雖嘗有所受  
之亦恐易地不便於俗也苟人情有拂而固行之終  
必扞格如病其難行而中變後有命令人弗信矣故  
初政莫若一仍舊貫如行之宜焉何必改作或節目  
未便熟察而徐更之人徒見上下相安而泯不知其  
所自不亦善乎故君子視俗以施教察失而後立防

也防舊俗以施教察失而後立  
防舊俗以施教察失而後立

官職崇卑當安義命自抱關擊柝上下苟能官修其  
方職思其憂雖未著殊庸偉績亦可無愧於心無負

於國若苟且以僥求倖進將誰救乎  
居下位求應上之期會則蒞事毋拘早晏也然須羣  
史咸集則觀聽無疑吏或獨抱文書以進在我者固  
不為其私請而曲徇萬一小人巧設陰計姑銜外以  
售其私則瓜李何能自明茲不可不防也  
做政有當革者必審稽源委而其更也於公私兼利  
夫復何疑若動而利少害多不若用靜吉也  
舉事而人情俱順上也必不得已利無十全則寧誦  
己以求利乎人毋貽害於人而求便乎己  
法示防閑非必盡用職存臨蒞安在逞威但使條教  
章明則易避而難犯吾謹無以擾之任其耕食鑿飲  
而已矣以善政也

守曰牧民令曰字民撫養惟鈞而華育取義尤切也  
蓋求牧與躬不過使飽適而無散佚耳凡乳兒有所  
欲惡不能自言所以察其疾痒時其饑飽勿違其意  
是為乳哺者責也若保赤子故縣令於民為最親  
近世長民者每立抑強扶弱之論往往所行多失之  
偏未免富豪有辭於罰夫強弱何常之有固有貴厚  
而謹畏者有怙貧而亡藉者當置強弱而論曲直可  
也備錄百出何所不有一直者伸之曲者挫之一當  
其情而或成見自然不得其平人誰不服若任事者律己不嚴而為強有力者  
所持則政格不行孰執其咎哉

君子當官任職不計難易是非計者而志在必為故動  
而成功小人苟發營私擇己利便而多所避就故用  
必敗事趨利而利未必得避害  
必敗事趨利而利未必得避害  
仲弓問政夫子告之以舉賢才子游宰武城方叩其  
得人而遽以澹臺滅明對夫邑宰之卑任非得志也  
而聖門之教必使之以舉賢為先子游方閒暇時已

官箴書集成 從政遺規

得人於察訪之熟後世有位通顯而蔽賢不與之立何以逃竊位之誚哉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當治也溺於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卻藥屏醫而觀疾之自愈也率意更張而躁求速効是雜方俱試而幸其一中也以因循為安靜以紛更為振作者所宜鑒此

使人當用其所長而略其所短則無棄才事上當度己量力以肅共王命則無敗事責人以其所不能是使馬代耕也強己才之所不逮是行舟於陸也

冠婚喪祭民生日用之禮不可苟也在上莫為之制節而一聽俚俗之自為鄙陋不經甚矣攷古酌今著為一典頒之以革猥習是當今之急務也

三代盛時民德歸一農祥祈報而已今也祠社非時率斂征釐急於官府是以豐年常苦不給一遇饑歉從政遺規 卷上 常言 八 中華書局影印 珍微宋版

則流亡矣上之教不明下由之而莫知悔也如之何而使斯民之富庶也

王伯厚困學紀聞先生名應麟宋咸淳時人官尚書

弘謀按有遺之言泛應曲當蓋由所見者透而所籌者遠也伯厚先生困學紀聞言近指遠字字精奧所探數則不專為從政者言實

從政切當不易之理有心者當自得之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慮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無咎震以恐致福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亦非也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

是傲

神之聽之中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輕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

五癩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黠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此二義可以化民

游執中曰嘗以畫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

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

一叢深花色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裁却數鄉稅鄭雲安謂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

四句詩中有無限可惜民力之無限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

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也為天下不為一身計久遠不計目前可為居官者法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季元衡儉說曰貪饜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

于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若儉而

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若儉而

荀悅申鑒曰觀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此喻治民

錢文季維摩庵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

錢文季維摩庵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

之病爲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爲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龍圖梅公五瘴說公名贊字公儀宋武都人官

弘謀按此文刻於桂林龍隱洞之巖石。當時

仕於斯者多患瘴。故作此說。所列五瘴。皆仕

宦之積病。而水土之惡不與焉。蓋瘴自外來

者可却。瘴自內出者不可避也。大凡居官。每

每計較地方苦樂。以爲憂喜。若惟恐地方之

有累於己。而不慮己之有負於地方。以此五

者自省。亦可知所置力。正不徒身在瘴鄉者

書之以自壯耳。

仕有五瘴。避之猶未能也。急征暴斂。剝下以奉上。租

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刑獄之瘴也。晨昏荒

宴廢弛。王事。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貨財

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耳目。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

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後逆氣成象。俾安者疾

之疾者。極之以示天戒。雖日在鞶轂下。亦不可追。矧

荒遠乎。世之仕者。或不自知五瘴之過。止歸咎於土

瘴。得不謬與。

許魯齋語錄先生名衡字平仲元時河南河內

弘謀按先生數逢陽九。降隲戎馬之間。獨以

正心誠意之學。倡其徒。以學校農桑之務。告

其君。使堯舜之所以爲治。孔孟之所以爲教

者。燦然復明於世。厥功鉅矣。惜其疏稿。多削

而不存。集中所載。十無二三。茲探其言之關

於治道者。附見一斑。有志者。悉心玩味。隨事

體驗。亦可以卓然自立矣。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

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

常道也。

革人之非。不可並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

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

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

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人情。適當其法。不旁

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

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

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

者當利之。而反害之。明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

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

隨後便有弊。既不令人見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

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

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爲人臣者。常存心於君。以君心爲心。承順不忘。願國

家之事。都得成就。卽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爲

臣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

也。以公心謂仁。仁字雖有分。義字雖有見。皆實。

人要寬厚。包容却要分限。職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

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凜然不可

犯也。所以爲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

容於事業之際。皆有病。

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地心

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政。皆是也。刑法家

說。便不如。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爲敵。一切

以法治之無復仁恩。

聖人如何能使百姓無訟只是說說不著實的人向聖人面前不敢盡意說他那妄誕的虛辭蓋因聖人能明自家的明德於事理所止處件件都明白能使百姓每畏服他自然無那顛倒曲直相爭訟的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然無了。

小兒或饑或寒自家不會說為慈母的保愛他用心誠求探求他所欲雖不能盡中其意也不甚相遠若百姓的好惡比小兒又容易曉為人上的但推此心誠實去求之未有不得其所欲者。

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密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從政遺規 卷上 語錄

十一 中華書局影印

人之情篤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凡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眾寡之辨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

任用人材與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以

為善然後可。

薛文清公要語公名直號敬軒河津人承樂進士任至禮部侍郎陞僕射弘謀按先生以理學鉅儒為一代名臣茲編所錄皆從躬行實踐生平閱歷而出故言之平正無疵而親切有味若此人能悉心體究嚴義利之辨觀物我之源則心地日就光明規模日就宏遠孰謂儒術迂疎而寡效耶。

吾居察院中每念章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親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況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從政遺規 卷上 要語

十二 中華書局影印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任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

視民如傷當銘諸心銘諸心則滿腔皆對側隱之心觸處有利濟之事實矣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當曉此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



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修德行義。原無難命之理。此即義字也。故義命二字不可偏廢。

不可因小人包承而易其志。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有益者不為。無益者為之。所以苦其勞。而不見成功。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不可因人曲為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所謂能發能收也。附政遺規 卷上 要語

事已往。不追。最妙。古 中華書局影印 宋版印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信。

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

疑人輕己者。皆內不足。皆事涉中因此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人未己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

聞人毀己而怒。則譽己者至矣。

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自家一個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疎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緩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皆能審察疎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即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為之。亦其性然。使萬物得所。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

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當矣。附政遺規 卷上 要語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為政以愛人為本。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究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

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大抵常入之情責人太詳而自責太略是所謂以聖人望人以衆人自待也惑之甚矣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為甚俗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為政臨民豈可視民為愚且賤而加慢易之心哉

在古人之後識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一恕字盡之恕則公恕則厚其理如此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於天可也或治奸頑而務為寬縱暴其小惡欲使人感己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可也  
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必以要入人謂奸亦是私心況人之願欲不齊雖見各別事關重大豈能盡如人意  
只令在己者處得是何恤浮言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況設詐以行之乎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己切中後世祿仕之病仕者能就養人善思德有可觀  
政出於一則洽有所統而民心信

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人嘗大着眼目則不為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俗之所敬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眾矣是又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為之執鞭可也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為政通下情為急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倭用無節甚至裏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親其事者可為貪侈之戒

從政遺規 卷上 要語 六 中華書局影印 砂版宋版

從政遺規 卷上 要語 七 中華書局影印 砂版宋版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凡事苟。其餘無不苛矣。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而賢知之所深慮。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言。亦可以為居官念職者之戒。

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

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

受惠者多矣。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翼天理則可以用律矣。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所為不過胥吏法律之事爾。

識量大。則褒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王文成公告諭公名守仁。號陽明。明學。號龍岡。人官四省總制。封新建伯。崇祀廟。弘謀按為治。雖有德禮。不廢政刑。告諭者。所以章德禮之化。與民相告語。唯恐民之不知。而有犯。乃以政防刑。而非以刑為政也。張橫

梁為令。每有告誡之事。必詳詳懇懇。令其轉相傳述。并不時規其曉諭與否。即是此意。近世告文。不論理而論勢。止圖詞句之可聽。不顧情事之可行。不曰言出法隨。則曰決不寬恕。滿紙張皇。全無真意。官以掛示便為了事。而民亦遂視為貼壁之空文矣。陽明先生告諭。動之以天良。剖之以情理。而後曉之以利。善看得士民。如家人子弟。推心置腹。期勉備至。民各有心。宜其所至。應動也。其餘持論。大槪即仕即學。擴公溥之量。遠功利之習。皆居官之藥石。因并錄之。

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弟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實含忍。毋輕鬪爭。父老子弟。曾見有強良遷讓。卑己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兇狠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器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府。內被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兒孫。何苦而為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民論單

蒞任之始。即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本欲即調大兵。剿除爾等。因念爾等巢穴之內。豈無脅從之人。況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與師剪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皆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

從政遺規 卷上 告諭 九 中華書局影印 孫傑宋版

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為盜爾必佛然而怒。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憤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乃必欲為此。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為官府所迫。或是為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必要殺爾之理。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為爾等尋一生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與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

從政遺規 卷上 告諭 手 中華書局影印 珍本宋版

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所生十子。八人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若此二子者。一日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為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為賊。所得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為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警。入則防誅懼剿。潛形遁迹。憂苦故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能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若習性已成。更難

改動。亦由爾等為之。吾親率大軍。圍爾巢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皆為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為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為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爾等好自為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矣。嗚呼。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論。盜。尚。須。設。其。感。動。況。良。民。耶。

從政遺規 卷上 告諭 手 中華書局影印 珍本宋版

費分帑。費財於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豐儉稱費。不得計論聘財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為送節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十成羣。凡此皆糜費無益。有不率教者。十家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理之人。顧一齊棄楚。寡不勝眾。不知違棄禮法之可恥。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豈獨爾民之罪。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論。南。安。縣。各教讀。務遵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為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諭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

與士民趨向之心。凡教授茲土者。亦有光矣。程約

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

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嘗

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為暴。豈獨其性之異。亦由

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誨訓

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

獎勵之不行。連屬協和之無具。又或憤怒相激。狡偽

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

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

故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

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

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

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

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

附政遺規 卷上 告諭 至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四庫全書

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

毋自恃為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

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鄉約

凡立十家牌。專為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

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

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

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

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為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

為盜賊者。即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終。

尚可教戒者。照依牌論。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

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

覺察如此。則奸偽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

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

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各該縣

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眾所信服之

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

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

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

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

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虛

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今之守令。

不知教化為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

附政遺規 卷上 告諭 至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四庫全書

若果然視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

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況非善

政乎。片愛民實心。惟恐民之愚而犯法。乃有一

訪得各官。於所行十家牌。視為虛文。不肯著實奉行

查考。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特再行申諭。凡置十

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

必查某丁為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

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牌既定。照式造冊

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如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

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

挨報。甲內平日習為偷竊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

隱漏。結狀。官府為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

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為除其名。

境內有盜竊。即令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察如此。則奸偽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著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

機政遺規 卷上 告諭

中書書局藏 珍本宋版印

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以上論十家牌。○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叩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為賢乎。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使諸生有所觀感興起。砥礪切

砥礪之於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懲儆之地。自此遂化為鄉。亦不難矣。○禮教始於餘惡各。猶舉兵征。刑既加於有罪矣。然被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旁。良善各業。厚加撫恤。使為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令良善各業。傳道引論。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制御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之。是以為之。但見其易而成。不見其難。天下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為久遠之圖。凡所施為。不本

機政遺規 卷上 告諭

中書書局藏 珍本宋版印

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湊。撥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嚴柔疏。虛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為吾民羞之。縣令不則。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與詞。與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與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為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或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鎗術不繼。多饑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隣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為

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藉以死，為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與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饋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任令之不逮者，悉以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千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苦，父老其為我慰勞存恤，論之以此意。

吾之所以不被告者，非獨為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若被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為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皆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拍，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至，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眾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顧吾為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概治以法，是雖為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輯，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老僕僕，居城郭者，十家為

從政遺規 卷上 告諭

中書書局影印 珍微宋版

甲在鄉村者，村自為保，平時相與講信修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支，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略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為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輯，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為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昨軍民互爭火巷，赴縣騰告，以為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屋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可彼此乎。今吉安之軍，差役亦其繁難，吾方憫其窮，又何抑乎。彼為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稍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為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凌，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其平，吾罪爾矣。以上縣

贛州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年老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汙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為為得志，而愚民競相歎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為生，鄉黨隣里，不知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豈能辭責。贛州府官吏，即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待之意。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母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況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以上縣

從政遺規 卷上 告諭

中書書局影印 珍微宋版

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之事上為學  
讒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  
怒心不可因其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  
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  
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  
意思處之此許多意思皆私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  
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此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  
之間無非實學若離却事物為學却是著空

功利之毒淪於人心相矜以知相輒以勢相爭以利  
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  
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  
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  
得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  
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

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舉廢稷契  
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  
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  
心則以為不如是無以濟其私滿其欲也嗚呼以若  
是之積染若是之心志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  
聞聖人之教而視為贅疣桎梏謂聖人之學為無所  
用亦其勢所必至矣以上博  
雷錄附

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  
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  
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驅保妻子而已乞養老  
疏附

蠻夷性猶麋鹿必欲制中土郡縣繩之以流官之法  
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櫛  
鉏翻几席狂跳而駭躑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  
適其曠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曠

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  
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牆墉之限  
積牙童楷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  
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積牙童楷之道也然  
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  
圃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牆墉禁其羣觸終將踰  
垣遺迹而不知踐禾稼決籬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  
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圃之人也撫夷之說  
千古不易

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  
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  
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  
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  
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糞  
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

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  
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  
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言其間  
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  
於溫恤之中消偏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  
不自知其為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  
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  
之流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以上國久  
安疏附

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  
異於一家而一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  
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  
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  
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易之異趨  
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為心求

而利善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為心求



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爲懼而避之耶送黃敬夫序

習俗與古道爲消長塵囂相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以提學爲職又兼理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詞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

人之政是遠俗也苟其心凡鄙猥瑣而徒閒散疎放之是托以爲遠俗其如遠俗何哉遠俗亭記附錄

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公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

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親民堂記附錄

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撤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政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揚以大事自責禮謂大零帝用盛樂春秋書九月大零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

謂書符咒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滌冤滯禁抑奢繁粹誠滌慮痛自悔責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答徐太守書附錄

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且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仇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胡伯忠書附錄

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參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與陸伯書附錄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楊遠庵書附錄

古禮之存於世者老生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答卿附錄

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

在我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蒼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答方附

諸公名位俱極是遇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無愧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

勅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為久遠之圖與謝附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

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任道之恥而悔吝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

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失職其能以無

咎乎五經傳子禮為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

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室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

民之所趨也揚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毒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

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數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為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

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室己之忿也順民之所趨而

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揚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毒也復民之所同而因

以明己之性也暮年而化行數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為學也已書朱子禮卷附心切學

以爲學也已即仕之義此附心切學

耿恭簡公耐煩說公名定向守任倫州尚書州弘謀按居官蒞事牒訴紛錯日出事生欲每

事躬親料理未有不以為苦者一有厭苦之心便有不

耐之意或草率了事或假手他人或關葺稽延或急遽無序民亦多蒙其累事

便不得其平不耐煩之流弊良不淺矣天臺先生所著耐煩說入情入理切中鋼病并謂

耐煩更在廉之上尤自來官箴所未及也大抵有不容已於斯世斯民之心則汲汲孜孜

津津暨暨委曲誠求以期有濟雖煩而不厭其煩君子之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古聖之

不泄過不忘遠無非此意切毋視作好為煩瑣更不可徒視為能耐勞苦而已也

有筆任為令者請教於先生先生反之曰子茲往也與謝附要如何令曰要廉先生曰否若要耐煩令不達請曰

廉士人美節也先生顧不見可而曰耐煩是平平語也先生曰前吾語汝耐煩未易言也子試對境驗之

彼令之職是上之所藉以承宣而下之所寄以為命者也其事任蓋叢且夥矣茲於上也諸所關白諸所

讞審吾心盡矣而上或時吾格也如不耐煩則憤懣之心生憤懣之心生則上下之情睽矣弗獲乎上民

可得洽耶既未可逆上以對又不容違道以徇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

者弗齊矣倘有吐辭之子款啓之氓席其粗戾之習直突咆哮於吾前如此而不耐煩則淫怒以逞不免

有斃於非命者矣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也又如公務繁瑣晨食靡違

修旅賓之鵠報踵至修造請之竿刺頻投此非耐煩

修旅賓之鵠報踵至修造請之竿刺頻投此非耐煩

則應之也。儼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咎。叢禮下之誠荒矣。故煩耐煩。而後無衆寡。毋耐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筦庫行徑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蠹孔弊竇。醜醜於茲矣。故曰耐煩。是爲令要領也。若夫服官而廉。情之爲女而貞。此其本分之常道。而非異人之奇節也。今日要廉。卽此要之一字。便將自負以矜賢。上或有弗禮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禮也。山是不耐煩。以承上而傲所不免矣。下或有弗順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順也。由是不耐煩。以恤下。而暴所不免矣。或值不速之客。或當勸勤之務。則又自負曰。吾廉如是。是足自衛矣。世俗人何足禮。淺鮮事無足慮也。由是不耐煩。以酬世理紛。而情慢叢。所不免矣。是若要廉者。諸過之所生。而耐煩者。衆善之所由集也。故曰耐煩爲要。昔象山陸先生曰。耐煩是學脈。其爲道也深矣。非特爲令要術也。猶龍氏之言曰。知美之爲美。不美矣。其要廉之謂歟。

呂新吾明職地名坤字和師河南寧陵人嘉靖朝廷設官分職衙門各命以名百官庶府各顧名而思職緣職而盡分人人皆滿其分量而天下無事矣今天下無一事不設衙門無一衙門不設官而政事日隳民生日困則吾輩溺於其職之故也嗚呼何可道哉乃發明職掌申飭大小職官終日思其所行經歲驗其成效稱職乎不稱職乎子夜點檢自慊自愧必有獨得者奚俟喋喋乎余言寧陵呂坤書

弘謀按有是事始設是官官因事而設事卽待官以理者也世之人動曰官耳而於國家所以設是官與世所以不可無是官之意者

不相屬。則由未明於職之故。呂公明職一篇。循名責實。可爲居官者當頭一棒。太原論屬語語透關。分爲八等。使人反觀對照。知所決擇。其垂戒至深切也。或有病其言之太盡者。不知先生確有此不容已之心。乃爲此垂涕漣之道。細玩之。有一字一句。不從人情物理。體貼而出者乎。有一字一句。不從世道人心。起見者乎。正慮人看作口頭話。漠然無所動於心。豈復以盡言爲病也。博野尹健餘先生。撫中州時。曾爲刊示。余服其深得訓屬之要。而流布未遠。故復列於此。以告同官。且亦時時警省。用以自勗云。

督撫之職

史治無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我潔己而後責人之廉。我愛民而後責人之薄。我秉公而後責人之私。我勤政而後責人之慢。若以有諸己者非人。止多衆口耳。勢必不行。以藏身不恕也。夫百司庶僚。以治軍民。督撫者。治治軍民者也。三晉民物。分治於州縣。總治於府。監臨於守。巡道。統屬於布政司。彈壓於按察司。而本院則指綏之者也。樹畜不教。荒蕪不闢。流移不復。衣食不足。饑獨不恤。寇盜不息。姦暴不戢。衙憲不除。諸弊不革。積衰不振。教化不行。邪民不禁。流民不察。游民不業。量衡不式。學政不嚴。地土不均。賦役不平。雜累不蠲。山澤不殖。訟獄不濟。倉庫不慎。借奢不約。積貯不充。錢糧不辦。道塗不治。商旅不集。鄉甲不聯。貪酷不斥。昏庸不戒。勢豪不斂。魄遺不省。驛遞不飾。虛糜不去。幽隱不燭。有如此者。三晉司府。責有攸歸。而倡率無道。驅策難前。致吏治不修。而民生不遂。

本院安所歸咎耶。顧本院所自信者。除本省鄉士夫吉凶禮節不敢盡廢。亦不能過豐外。其餘不彼此交際。假手以潤身家。不飽送要津。結心以固榮寵。不以奉承喜屬吏。不以虛套責有司。紙贖商稅酒課。獲功及一切不義等物。分毫。不入私篋。以遺子孫之殃。酒席下程。供張騁從。及一切公會等事。分毫。不費民。以為州縣之累。諸所舉動。不能欺百司庶僚。不能欺吏書門皂。顧如此。硯礮亦只了自家身上事耳。苟於地方不足為輕。不足為重。則是官也。焉能為有焉。能為無。前所云云。所賴監司守令。共力同心。次第舉行。為軍民造無窮之福。為地方垂永久之利。凡本院牌劄條示。苟於民情無當。不妨明白申呈。苟於事體可行。豈宜延遲廢格。諸君子其奮揚精采。殫竭心思。詳觀往哲良規。痛革俗吏積套。匡我愚迷。規我外謬。共圖治理。是所懔懔。注望者也。

布政司之職

行中書省。與中書省分表裏。秩皆二品。至崇重也。為外僚領袖。為朝政橐籥。表率吏治。通達民情。至樞要也。名其司曰承宣布政。蓋政者天子之惠澤。使臣承其沛。而宣政於一省。俾一省之政教號令。雷厲風行。一民一物。無不得其所。一政一事。無不得其宜者也。兩院之所監臨。監臨此政。按察之所廉訪。廉訪此政。守巡之所分理。分理此政。府州縣之所推行。推行此政。元人鑿之名曰外政府。姑無論執筆之全。惟是學校之政。總屬其提調。故貢舉起送。無不由焉。境內人才。總屬其體察。故選官保結。無不由焉。錢糧完欠。總屬其稽考。故徵收起解。無不由焉。官吏淑慝。總屬其品題。故舉刺考察。無不由焉。土田賦役。總屬其均釐。

故差糧冊籍。無不由焉。軍匠戶口。總屬其清理。故內府圖籍。無不由焉。至於典常經制。水利農桑。養老恤孤。儲蓄蠲賑。凡關係軍民利病。地方安危。風教盛衰。政治得失。無不由之。而今也。止知其為錢糧衙門耳。經年以催解為職。終日以收放為事。或官吏起送保甲。或復命覲賀。造送冊批。雖皆衙門事體。所關。而以此畢承宣布政之職。恐小之乎其為藩司矣。執事者果顧斯名也。協分守巡道督郡邑百司。盡地力以開利源。戒侈靡以節耗費。課桑麻以誌情農。通商販以裕財用。引水利以備旱潦。驅遊民以安生業。禁異端以息煽誘。均地糶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牟。嚴起解以足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善推科以革積弊。停濫役以息民肩。懲衙蠹以除民害。清課稅以恤民貧。定斗秤以息姦偽。訪把持以通市情。與漕教以端士習。定社學以正蒙養。重鄉約以善風俗。崇節孝以興行誼。嚴保甲以弭盜劫。簡詞訟以省勞費。修祀典以事鬼神。嚴鄉飲以示勸懲。廣收蠲寡孤獨。疲癯殘疾。而設法存活。以哀貧民。各道不率循者。規正之。有司不奉行者。督責之。虛文罔上。生弊擾下者。參治之。全省之民。庶幾其得所乎。不然。承宣布政四字。毫無關涉。而建官之本意。迷失愈遠矣。

按察司之職

廉訪之職。蓋甚重矣。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察姦刑罪。蓋瘴惡之司也。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為外臺。彈壓百寮。震懾羣吏。藩司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表裏。均權。厥後。和同兩職。而事權俱歸兩院矣。所可嘆者。司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謂何。但以刑名為職。舉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

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耳。今內外詳  
省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為刑曹。何按察司獨  
專謂刑名乎。卽刑名一事亦多可言。夫廷尉天下之  
平提刑者一省之平也。遺戍充徒一失其平皆得理  
枉伸冤。今也強盜人命非兩院批駁竟不與聞矣。夫  
死刑必由按察司轉詳者謂必按察司以為可殺而  
後以聞也。果情法無當於心則主駁不嫌於再。至於  
一省真正強盜人命郡縣俱當申報問明之日俱當  
照詳看得可疑一體批問案候兩臺定奪以憑同異  
平反如是庶不失提刑之職。百官不法時加體訪可  
訓迪者訓迪可督責者督責可獎戒者獎戒其應參  
拿論劾指事開陳兩院使一省官吏視憲使如雷霆  
莫不潔己愛民勤政集事宋人謂之天垣執法人代  
閭羅如是庶不失按察之職。若一崇長厚百無駭聞  
賢否取正於府官依樣畧考重輕定擬於院道代之  
轉詳則法司之權非入我侵而我自失之矣。此何官  
也而可自失其權哉。惟執事者留意。

提學道之職

兩司之清重莫如督學。世道之汙隆亦惟係於督學。  
今有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深身甚深。關防甚密。持法  
甚公。校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盡  
也。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譬之器  
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  
校其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是學政美惡士習善  
敗三公九卿不任其咎。百司庶府不任其咎。舍督學  
將誰歸咎哉。夫入學幫補甚榮進也。賓興甚鉅典也。  
此富貴利達之最途也。朝廷懸此以豔天下士。天下  
士不啻竭蹶趨之。豈以學校乏人待督學以足數貢

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邪。卽使朝督暮責。入入盡一  
等。士士可三元。止作養了許多文章之士富貴之人。  
何益於國家理亂之數哉。虞周既遠世教久亡。桓榮  
稽古一說已屬醉生夢死之言。宋時勸學諸歌類皆  
病狂喪心之語。其在當時明理窮經尚以天爵要人  
爵。直至於今。擬題摘段。竟以捷階取要階。視學校為  
利祿之場。以詩書為富貴之籍。理義身心之學。未尾  
聚談。天下國家之憂。無人介意。如是而授之天下國  
家之寄。令其敷理義身心之教。以成移風易俗之治。  
疎民安物阜之功。其將能乎。夫天下英俊豪雄。盡收  
之學校。更於何處求興道致治之人。而今學校反足  
以壞英俊豪雄。更於何人望濟世安民之教。是世道  
終不還古昔。民生終不見太平。不知國家養賢取士  
何用也。乃論取士者有曰。當兼鄉舉里選之法。夫鄉  
舉里選之法。至今未嘗不在。曰何在。保結是已。夫保  
者事發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畫  
一押。用印而附之卷。干係至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  
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無違礙。夫不遵理道曰  
違。犯於過惡曰礙。身有違礙棄之可也。其家並無違  
礙。里老隣佑保結據之可也。又取師生縣州府司保  
結。士而至於無身家違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違  
礙之人。不謂鄉舉里選可乎。有違礙雖班馬曹劉不  
得進取。聰明才辨之士。既亟亟於富貴利達。雖欲不  
勉為善。強寡過得乎。已入仕途。丁憂養病。起復補官。  
仍取保結。終身雖欲不勉為善。強寡過得乎。士而至  
於勉為善。強寡過。則保結法嚴之效也。所望督學使  
君。以修己治人之術為科條。以進德修業之實教諸  
士。立以章程。時其糾察。嚴其勸懲。端身範以先諸士。

責提調以警怠荒。督教官以修實政。舉善必極其優。崇伸德行於文學之上。彈惡當正其法。紀約諸生於禮教之中。異日薦之鄉書者。皆端人正士。列之朝者。皆實學真才。庶人心世道。有轉移之機。而國祚民生。享無疆之福矣。

守巡道之職

守巡兩道非止為理詞訟設也。一省之內。凡戶婚田土賦役農桑。悉總之布政司。凡劫竊關殺貪酷姦暴。悉總之按察司。兩司堂上官。勢難出巡。力難兼理。故每省計近境。設分守巡道。今之督察料理。所分者總司之事。所專者一路之責。凡一路之官吏不職。士民不法。冤枉不伸。姦蠹不除。廢墜不舉。地糧不均。差役偏累。衣食不足。寇盜不息。邪教不衰。土地不開。流移不復。樹蓄不蕃。武備不修。城池不飭。積貯不豐。訟獄不息。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游民不業。鯨寡孤獨。疲瘵殘疾之人。不得其所。凡接於巨者。皆得舉行。聽於耳者。皆得便宜。應呈請者。呈請兩院施行。應牌劄者。牌劄各州縣條議。督責守令。詳密如主。婆守令奉法。恐懼如嚴師。務使一路風清弊絕。所部事理民安。入其壘。無秋嘆之聲。見其民。無憔悴之色。然後盡守巡之職。本院做秀才時。曾見本道經歷吾邑。民間疾苦。不問一聲。邑政短長。不談一語。留州縣茶坐。則沾沾煦煦。皆虛夸色笑之言。批州縣文書。則婉婉曲曲。無切問直駁之語。下司無不感激。以為盛德。蓋嘉靖末年時事。近日諸君子。約己愛民。肅條勤政。必不然矣。夫兩道之位。不為不尊。權不為不重。所以董督守令。愛養蒸黎。修舉政事者也。乃中怯外柔。若是其何以正體統而肅紀綱乎。何以策不振而懲不法乎。何以令

能行而禁能止乎。何以興治道而起頽風乎。然則一路不治。千里未安。其故可知已。諸君子慎無復然。

知府之職

一尺之地。不屬某州某里。則屬某縣某里。未有曰屬某府地土者。一丁之民。不屬某州某籍。則屬某縣某籍。未有曰屬某府人民者。然則府不虛設而無用乎。曰無用而為有用之資者。府是已。何者。府非州非縣。而州縣之政。無一不與相干。府官非知州知縣。而知州知縣之事。無一不與相同。是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匯也。今之為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勤慎。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為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耳。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

為知府者。或奉院司之科條。董督察屬。或酌郡邑之利弊。細與興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己不廉者。政不惠民者。怠不修政者。昏不察姦者。塗飾耳目者。虛文搪塞者。前件廢格者。阿徇權勢者。差糧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收解累民者。竊劫公行者。姦暴為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倉庫不慎者。獄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者。聽訟淹澀者。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衙役縱橫不禁者。屬官如是。知府皆得以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讓責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警。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兩院。該道。警之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警之一裘。一幅斜。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妥之事。不能安緝而處

置之尚得謂之完府乎。務俾所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勤慎。如我一身所屬之政。廢興墜舉。弊革姦除。如我一堂所屬之民。無一不得其所。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考。無論卑微。不肖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之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患不共命。如是而千里之封疆。深風生。萬井之黎民。壤壤雨潤。知府之職。不當如是乎。賢太守其細思之。

同知通判推官之職

府總州縣之政。事務繁多。又設佐貳以分之。同知通判之職。掌不同。大率清軍捕盜。水利鹽法。管糧管馬。而推官則專理刑名者也。刑名余詳之風憲約。捕盜余詳之獄政。而清軍水利管糧。似不必專曹設職。故余獨不言。三官各有職掌。惟一以安靜為事。則府佐所同也。

知州知縣之職

士君子無濟人利物之心。則希清華。慕通顯。總之無益於蒼生。聽其求富貴可也。苟平生懷救民利物之心。欲朝興一利。而朝即澤被閭閻。夕除一害。而夕仰仁流市井。隨事推恩。聽我自便。因心出治。惟我施行。則莫妙於知州知縣矣。夫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牧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故土地不均。我為均之。差糶不明。我為明之。樹木不植。我為植之。荒蕪不墾。我為墾之。逃亡不復。我為復之。山林川澤。果否有利。我為興之。訟獄不平。我為平之。兇豪肆逞。良善含冤。我為除之。狡詐百端。愚樸受害。我為萌之。標風賭博。扛幫癡幼。我為刑之。寡婦孤兒。族屬侮奪。我為鎮之。盜賊

劫竊。民生不安。我為弭之。老幼殘疾。鰥寡孤獨。我為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我為正之。遠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為教之。倉廩不實。民命所關。我為積之。獄中囚犯。果否得所。我為恤之。斛斗秤尺。市鎮為姦。我為一之。貧民交易。稅課徵征。我為省之。衙門積蠹。狼虎舞民。我為逐之。吏書需索。刁勒索民。我為禁之。徵收無法。起解田民。我為處之。游手閒民。蕩產廢業。我為懲之。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為驅之。庸醫亂行。民命枉死。我為訓之。士風學政。頹敗廢弛。我為興之。市豪集霸。專利虐民。我為治之。捏空造虛。起禍誣人。我為杜之。聚眾黨惡。主謀唆訟。我為珍之。火甲負累。鄉夫騷擾。我為安之。某事久廢。當舉。我為舉之。某事及時當修。我為修之。民情所好。如己之欲。我為聚之。民情所惡。如己之讐。我為去之。使四境之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得其所。深山窮谷之中。無隱弗達。婦人孺子之情。無微不照。是謂知此州。是謂知此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一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是洞其弊原。酌其治法。日積月累。責效觀成。自初仕以至去任。光景改觀。幾何。民愁甦醒。幾何。政事修舉。幾何。或享利於目前。或垂恩於永久。俾士民得數其事。而稱之。吾於臨去。亦自點檢之曰。吾於地方。興得某利。除得某害。如此治民。即是良醫治病。何快如之。倘到任時。地方是這般景象。離任時。地方依舊是這般景象。如此等官。虛享數年俸薪。無益百姓毫釐。試一省察。稱職廢職。兩院之獎薦。有愧無愧。戒勅有屈無屈。自有一點不死之真心。在。又何暇計較考語優劣。歸咎他人。誣陷賢者。必不謂吾言過激云。

知州知縣之職

士君子無濟人利物之心。則希清華。慕通顯。總之無益於蒼生。聽其求富貴可也。苟平生懷救民利物之心。欲朝興一利。而朝即澤被閭閻。夕除一害。而夕仰仁流市井。隨事推恩。聽我自便。因心出治。惟我施行。則莫妙於知州知縣矣。夫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牧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故土地不均。我為均之。差糶不明。我為明之。樹木不植。我為植之。荒蕪不墾。我為墾之。逃亡不復。我為復之。山林川澤。果否有利。我為興之。訟獄不平。我為平之。兇豪肆逞。良善含冤。我為除之。狡詐百端。愚樸受害。我為萌之。標風賭博。扛幫癡幼。我為刑之。寡婦孤兒。族屬侮奪。我為鎮之。盜賊

教官之職

官之重無如教官。官之壞亦無如教官矣。國初以學校為首善之地。教職為風化之官。每選上舍。俾為郡邑師。考其立身端謹。學政精嚴。作養人材。堪為世用。則行取為編修檢討。御史給事中。後為大臣。皆有建樹。當時以起家教官。為第一榮。進匪朝廷。濫擢此官。乃教官實稱此職也。今日士習何如乎。使為教官者。正其心術。端其趣向。教以立身行己之法。迪以濟世安民之要。使居鄉則為端人。正士。出仕則為良吏忠臣。一言而鄉黨相傳。一行而家邦取法。不愧俊秀之才。堪為社稷之重。一學得此數人。翹然出色。其餘皆小心謹畏。不辱其身。教官如此。可謂稱職矣。而撫按不以國初之典薦。廟堂不照國初之例行。必有任其咎者。今也無論教以修己治人之術。望其成德。達其

州縣佐貳之職

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牧令之政。共州縣之民者也。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尊卑。而事不異。今汝佐貳各官。有管糧者。當思如何恤民。如何足國。茲頑富勢。如何催徵。負累荒逃。如何處置。巡捕者。須獲真賊。莫漏網。真賊。却將無辜良民受持。奉堂官批詞。切莫不分貧富。但問有力。稍力以奉承。切莫受富勢囑托。不問曲直。只是要打要錢。以出氣。耳。鞭聽皂快支使。性懶任左右通同。至於私接呈狀。擅作威福。署印

則隨事科財。營差。則所至謀利。此皆不肖常態。而有志向上者之所恥也。況佐貳之中。容易出色。有一好官。自然薦拔。自得優陞。若欲速見小。如前所為。輕則戒飭。重則拿問。後悔何追。

庫官之職

庫官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納戶。輕放以苦支人。暗益以虧公帑。是也。然不得單責庫官與吏。收放重輕關係甚大。我平收。則在下者不得借口。而萬姓省一分半分之財。我重收。則在下者幸其有名。而萬姓多加二加三之費。我得幾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之財。彼罪幾何。而眾人剝削者。皆我之罪。且我既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請托。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能拒其所欲。法盡廢。令難行。職此之故。至於庫官。庫吏。侵盜官銀。倘苦無所仰。晚何敢違。萌邪念。向見一府收銀。堂下多樹木椿。繫以橫繩。解戶投到公文。即時堂下伺候。各將銀囊塔掛。棍頭繩上。接名點近天平。掣籤喚喚。監兌聽令。解戶自敲針管。監吏報足。便令收封。如兩有爭親。下審視。一面即填庫收。一面即押印信。秤兌既畢。當時領文。至於出放錢糧。亦令解人自兌。庫官雖怨。而無辭。羣小希恩。而不敢衙門之內。凜凜風生。故曰廉生威。正大者必光明。光明則吐氣揚眉。令行禁止。何利不興。而何害不除。余因論庫官。而有感於所見。以告凡有出納之責者。

司獄官之職

監中人犯。多非良民。縱是徒罪充軍。那非違條犯法。況頭上長枷。更是重刑。但係強賊。尤為死鬼。朝思暮想。只求撞網脫籠。得便乘機。便要劫囚。反獄。司獄官



若肯用心關防無縫鎖鎖在鑲頭白日不消帶肘密  
樞櫃櫃住手脚夜間更須輪輪防縱在荒坡野地豈能  
插翅騰空況監牆重重門戶乃重犯住脫逃獄官  
吏禁疎慢之罪百口何辭至於囚犯發解出門州縣  
官吏全不堅牢鑲鎖又不揀選兵夫嚴加申諭夫囚  
犯懷百計脫死之心解夫無一點妨礙之意力倦心  
慵情熱志懈忽然逃走盡坐受贖疎虞失守解夫固  
難辭罪然實放罪囚與囚同罪解夫豈不習聞安肯  
以三五錢銀替人死罪彼久囚窮困又安得許多財  
物買求性命哉祇緣發解之時鬆懈絆之計獄官吏  
禁不能逃其責至於牢頭獄霸行暴毆人常衣奪食  
放錢賣飯或囚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囚糧到  
獄而本囚不得需恩穢汗不肯掃除疾病不報調理  
忍寒受熱叫號不徹於公堂拘屈含冤心事難白於  
刑部

### 稅課司之職

夫百工之事百貨之通以有易無本為民便故古者  
譏而不征今稅課設官一則收餘利以充國家之用  
一則征商賈以抑逐末之人雖非正大公平猶不苟  
刻纖細近日巡攔抽稅將小民窮漢賣雞鴨攜茗帚  
疋布上街擔篋入市無不抽稅油行既稅店又稅油  
屠行既稅生又稅死有司官指此為科斂之媒巡稅  
官指此為攘奪之具針頭削鐵所餘幾何樹刺重皮  
豈能堪命如此刻剝貧民何異盜賊搶奪且稅課原  
無定數稅錢豈盡報官割眾家之肉安自己之身天

災人禍豈肯寬饒本院原有禁約但有違犯定行拿  
問追贓嗚呼有司若肯清廉其所以鈴制關防不患  
於無法不然稅課巡攔且得借我以肥其身所得幾  
何而惡名皆我受矣可不慎哉

### 驛遞之職

倉巡看驛遞謂之熱鬧衙門蓋驛遞衙門路當衝要  
常見上官年貌才能容易顯露錢糧出入常得自由  
不知也有苦處站銀急支不來過客急送不起怒夫  
馬之不齊者不替死法恨供具之不豐者嘗加責罵  
上司之公差不免凌索配來之囚犯每費關防但官  
窮窮不過人夫官累累不過驛馬做驛承的重索馬  
頭常劍一不遂心便派苦差逼取徒夫面銀一不如  
意便加凌虐以官錢放債領銀則加倍叩還指過客  
為名開銷則半屬冒被徒夫有錢者賣放有力者保  
開政清規

放紀法蕩然馬驟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公道滅  
盡事事可恨不知近來上司耳目專是尋你小官百  
姓口實也只奈何小官一經訪察或被告發戒飭的  
也是你斥逐的也是你拿問的也是你不如小心謹  
守多做幾年再轉兩任長短算來名利兩得而今世  
道清明何嘗虧枉好官哉

### 巡檢之職

巡檢之設原為聲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盜賊弓兵  
要選精壯鎗刀要常演習山川險隘到處巡邏村落  
居民全無騷擾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姦  
徒不敢公然往來如此三年方為稱職北方巡檢委  
實貧寒有在荒山野嶺之中或居人稀路僻之處妻  
子不得寬綽錢財無處得來但既做寒官須安窮分  
果能有功無過自得上考優陞而今作巡檢的弓兵

不論壯衰器械不求堅利武藝全不操演囚盜全不  
留拿只索弓兵常例甚者一半折乾撥害居民刁難  
過客是增一巡檢添一夥強賊一毫無益於地方萬  
分有害於黎庶以侈遵守法度能盡職業者分外獎  
勵上等者一體薦揚仍舊殃民不改者訪知定行拿  
問使家鄉難還妻子流落有甚奸虞試自思之

太原論屬州

壬辰六月余召所屬府州縣掌印正官而論之曰宇  
宙之內一民一物痛癢皆與吾身相干故其相養相  
安料理皆是吾人本分書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及  
鳥獸魚鼈咸若鳥獸魚鼈非吾同類也而且使之咸  
若然猶曰彼有血氣心知欲生惡死所同鬼神奚藉  
吾人山川有何知識而亦使之亦莫不寧者何蓋聖  
人以天地為心為生民立命心思既竭仁愛無窮必

使乾坤清泰海宇安康無一事不極其妥貼無一物

不得其分願而後其心始遂伊尹有莘之耕夫也當  
隱居時便樂堯舜之道其言曰子弗俾厥后為堯舜  
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曰時子之辜夫君不  
堯舜自有當其恥者一夫不獲自有任其辜者而伊  
尹引為己責深自愧罪只是實真切切見那君尺痛  
癢觸着便自相干而致君澤民我又有此學術是以  
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汲汲皇皇懇懇懇懇只是這箇  
不忍人底念頭放歇不下吾帶七尺之軀不短於古  
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不少於古人六經四書子史  
百家至今天備吾輩誦習又多於古人只似看得天  
下民物與我分毫無干豈是這腔子中天不曾賦與  
不忍人底一點良心如何百姓痛癢全不關心死活  
通不介意大段今之為吏品格不同第一等人有這

一點惻隱真心由不得自家如親孀之於兒女憂  
念寒怕災愁病日思夜慮形膽提心溫存體愛百計  
千方凡可以使兒女心遂身安者無所不至所以說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心切而政生  
慮周而政詳聖人雖欲歇手不得此謂率其自然第  
二等人看得天地萬物一體是我性分使天下萬物  
各得其所非我職分不存此心便有愧於形骸不盡  
此心便不謂其分量惟維世道亟亟愛民生以謂  
為之自我當如是耳此謂盡其當然但纔有強勉  
道之心便有精神不贊之處第三等人看得潔己愛  
民修政立事則名譽自章不則毀言日至士君子立  
身行己名節為先奈何不自愛是為名而為尊者也  
第四等人守能潔己而短於才心知愛民而懦於政  
可謂善矣然毫無益於郡邑安能為有無哉第五等

人志欲有為而動不宜民心知向上而識不諳事品

格無諱治理難成第六等人知富貴之可愛懼積斥  
之或加有欲心而守不敢肆有怠心而事不敢廢無  
愛民之實亦不肯虛無向上之志亦不為邪碌庸庸  
人而已第十等人實政不修粉飾以詐善持身不慎  
細縫以掩惡要結能為毀譽之人鑽刺能降祥瑞之  
寵地方軍民之事毫髮不為身家妻子之圖慳慳在  
念此巧宦也近日大家成風牢不可破矣第八等人  
嗜利耽耽如集鵲附腥競進攘攘如馳騎逐鹿多得  
錢而好官我為笑罵由他笑罵耳此明王之所不赦  
明神之所以必殛者也嗚呼正學衰世道歸利達之  
錮習既成惻隱之真心遂死失所民物付托何人倘  
一深思可為慟哭天生此身豈為酒肉之囊錦繡之  
架哉天生此尺豈為士夫之魚肉官府之庫藏哉倘



日冬至人入喜慶宜由體人願人方傷心憐不打  
願養天和即有遠仇憐而怨之入方傷心憐不打  
再加之刑與妻不棄生即有應刑尚宜姑恕

三應打不打

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認不打若見尊長與卑幼  
卑幼認長尊長難首卑幼認長尊長難首卑幼  
刑罰人終以為因卑幼而百姓該打為與衙門人  
不該打衙門人之名後衙門人理屬亦不該打  
工役鋪行該打為修私衙或有賈辦自用物不打  
分可罰亦姑恕之用刑亦欠光明

三禁打

禁重杖打五刑輕刑律有定式大杖一尺當中杖三  
用輕杖即多加數杖亦不傷生且我見責之已重亦  
息而杖可已若重杖不見其少不知其人已傷重  
矣禁從下打而死或打在一塊則一打則死生異  
何辜而令其受此者禁佐貳非刑打佐貳首衙門不許  
從政遺規 卷上 刑政 中 華 書 局 印

李九我宋賢事案中公名廷福福建晉江人萬曆

弘謀按宋世人材最盛名公巨卿或起家外  
吏或由重臣出歷州郡其政事卓卓可紀皆  
由蘊蓄深厚非矜才任氣者所可幾也李九

我先生所輯宋賢事案分門附類略等世說  
余手此一編以自考鏡且備且奮十年於茲

矣茲雖從政遺規特錄其切於政事者若干  
條九我先生有云人之方寸自有古人如穀

之種如木之根此編所以為漸之培之助  
也時勢不同心理則一或師其事或師其意  
或更推而廣之所得良多願毋讓笑古人也

王沂公會書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如誠實

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淪夷險可以一致  
寇萊公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年少者住  
罷權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胡文定公安國轉徙流寓至於空乏然貧之一字絕  
口不道嘗語子弟曰對人言貧意將何求張忠定公  
詠亦嘗曰廉不言貧居官者真貧且必貧也

羊簡穆公次膺雖貧不自聊一豆羹不妄受高宗嘗  
面諭之曰卿廉聲著聞士大夫言卿在閩中不受俸  
公對曰臣為貧而仕豈有辭俸之理但不當受者不  
敢受上曰使人人似卿天下何患不太平耶上又曰

朕知卿如在家僧名利聲色人所好者卿皆不好  
李文定公燦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  
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也

張文節公知白仁宗朝在相位自奉如河陽筆書記  
時或言公自奉若此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數  
曰吾今日雖舉家華衣美食何患不能顧人情由儉

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  
日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  
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王沂公奉身儉約每見家人華衣即瞑目曰吾家素  
風一至如此故家人一衣稍華不敢令公見一日有

同年孫冲子京來辭公留飯安排饅頭食後台中送  
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如此

送紙一節看作鄭重滿子物滿情厚其事大  
小看作愛惜物力化無用為有用其理甚大

仇泰然愈大觀間知明州愛一幕官欲薦之一日問  
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千錢泰然驚曰吾

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不薦  
自是見疎廉若者則難欲不貪不可得也

張子韶九成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至今不易也。鄭亭仲在萊陽。亦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蘆鹽風味。可長久也。

司馬溫公光曰。朱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散止脯醢菜羹。器用蓋漆。當時士大夫皆然。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珍異。食非多品。不敢會賓友。嘗累日營聚。然後發書。其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公。其弟以呈公。曰。甚佳。公命燦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

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故平生所服止賜帶。

孫侍讀公甫人嘗餽一硯直三十千。公曰。何貴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貴。此石呵之水流。公曰。京師一擔水

纔直三錢。要此何用。竟不受。二併可受。要此何用。竟不受。

謝上蔡先生顯道嘗言。萬事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

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枉做却開工夫。枉用却開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

不挫折。此理隨時皆可見。人自看不破耳。

范蜀公鎮不為人作薦書。有求者。不與曰。仕宦不可

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自立矣。

韓忠獻公琦在中書。呂正惠公端為參政。忠獻謂人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

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

中華書局影印

歐陽文忠公集

呂文穆公蒙正。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是子亦參政耶。公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欲詰其人。公止之。時皆服其雅量。細如掛人。亦有物。

王文正公每薦寇萊公準。而歲數短。公一日真宗謂

公曰。卿雖稱準。準不稱卿也。公曰。臣在位久。闕失多

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耳。上由

是益賢公。先是公在中書。寇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

密院勾吏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亦呈行

遣。公問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是否。曰。不是。公曰

既不是。不要學他不是。

韓魏公在政府。與歐陽公共事。歐公見人有不中理

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則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

而已。未嘗峻折之也。凡人語及所不平。氣必動。色必

變。辭必厲。惟公不然。便說利小人志。恩背義。欲傾己

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公家有二玉杯。甚佳。一

日宴客。置桌上。為一吏偶觸碎。吏伏地請罪。公笑謂

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

神色不動。客皆歎服。又嘗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

忽他顧。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

已易一兵。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渠。今已解執

燭矣。其量如此。

中華書局影印

歐陽文忠公集

賢也故所用多稱職以此

杜祁公銜在相位未期年而出嘗謂門人曰銜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獨有一恨爾門人

曰何也公曰銜平生聞某人賢可某任某人才可某用未聽悉薦此所恨也以此為恨地是一腔公忠與市恩樹私者迥別

程伊川一日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有一官員來謁大資伊川謂有急切公事既乃是求薦

伊川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常事也伊川云不

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

公曰用賢入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恩也故峻絕之從政遺規 卷上 宋賢遺業 中書書局影印 珍微宋版

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公道不可偏徇下情亦當體恤莫謂傲周旋世故上

王沂公當國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文正公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曰

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范公服其言程明道先生顯為鄂令當事者欲薦之問所欲先生

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在此二句之分劉元城先生安世言嘗見馮文簡公京言昔與陳賜

叔呂寶臣同任樞密賜叔聰明遇事迎刃而解而寶臣尤善秤停輕重凡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

允當秤停二字最善輩處事所宜致力文潞公彥博知益州嘗宴客於鈴轄解舍夜深從卒

折既為薪以蕪火軍校不能止白公坐客驚欲散公曰天寶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

前輩言蒞官有二莫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元城先生初登第與二同年謁侍郎李公若谷請教

李曰莫守官嘗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

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馬承卿自言嘗問仕宦之道於元城先生先生問家

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為出僕復請益先生云漢書云吏以法令為師有暇可看條貫不獨治人亦以

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官備先生以僕初登仕行或違法且為吏所欺故有此言

楊龜山先生時云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冤政問人不知權柄在手

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貴有制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

晉史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左右書視民如傷四字觀其用心應

是不錯決捷了人先仁心惠政與錯有此四字做世不儘於不儘於不儘於不儘於張無垢先生九成云快意事就不喜為住住事過不

能無悔者蓋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也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邵康節先生雍門生致書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

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邵伯温言嘗聞之先輩曰凡作官雖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恐或出於私怒此案具怒亦平不至倉卒

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伯温終身行之

韓魏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莫不躬親。或曰公位重名高。朝廷賜守鄉郡以安養。可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日俸萬錢。不事事。何安哉。歐陽文忠公修書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僕馬鮮明。進退有理。為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聽之可愛。然服藥無功。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服藥疾愈。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材能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以寬簡不擾為意。如揚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日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閒如傳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

張芸叟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求

見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無書史可消日。因取架閣陳案觀之。見其枉直乖錯。違法徇情。無所不可。且以夷陵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迄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老蘇父子亦聞之。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嘗謂人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觸處推賢。皆可見士人平時所見。聞如陳公弼。處學來。觸處推賢。皆可見士人平時所見。聞如陳公弼。歐陽公代包孝肅知開封。包以威嚴御下。而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有以包之政。勸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同。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韓魏公鎮大名。魏牒訴甚劇。公事無大小。必親視之。

雖疾病亦許就決於臥內。人或勸公委之佐屬。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生死子奪。一言而決。何委人乎。周謙溪先生敦頤。提點廣東刑獄。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為己任。

真西山先生德秀。再知泉州。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尚養精神。先生曰。郡餼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政平訟理。亦事。陸文安公九淵。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劓者。始寘之法。

趙忠肅公鼎。在越。惟以東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東吏。雖善政不能行。由是好狷屏息。

吳正肅公育。為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有何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官能如斯民在何處。思過半矣。范忠宣公純仁。知襄城縣。襄城民不事蠶織。公教民植桑。民之有罪而情可寬者。使植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按所植。與除罪。數年桑樹成林。號為著作林。著作。公幸縣時官也。

孫莘老覺。知福州。民欠官稅錢。繫獄者甚眾。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募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眾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無露坐者。孰若為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縲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從之。囚圍遂空。

龍圖閣直學士吳芾。在孝宗朝。前後守六郡。嘗言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己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四語有無窮意味。

范文正公領浙西時。大饑。公設法賑救。仍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湖上。居民空巷出遊。又諭諸佛寺興土木。又新厥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敘。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為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宴然。民不流徙。公之惠也。

富鄭公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入境內。公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廩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官吏待闕者。給之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約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非之。叢塚。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

開政遺規 卷上 宋賢事集

中華書局影印 宋賢事集

卽拜禮部侍郎。公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式。公每自言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

趙清獻公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厲禁。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市價為平。

編之四

葉石林夢得。政和間。帥穎昌。歲值災傷。浮殍自鄧唐入境。不可勝計。公盡發常平倉。奏賑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處。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贖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慮既長。來識認耳。公閱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古有為此法者。遂

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給內外廂界。凡得兒者。書券付之。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褍者。伊川先生每見後生有譏議前輩者。曰。賢且尋他好處說。鄉志完浩。以諫得罪。或疑其實直。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張繹曰。此忠厚之道也。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亦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祕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公同知制誥。聞公參政。以啓賀之。歷詆前為參政者。而譽公甚力。公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數公。亦適遭過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況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為相。日不復用。

呂正獻公公著。人或譏其太恕。以為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為異日患。公曰。為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開政遺規 卷上 宋賢事集

中華書局影印 宋賢事集

曹武惠王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受杖。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杖。亦不赦也。及討蜀。所獲婦女悉閉一第。窺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洎事罷。訪還其家。無者嫁之。居官能為婦女養。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施棺給薪者。不知其數。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請不已。或謂公精力少年不逮。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

薛簡肅公奎。知開封。時明參政竊。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為人端肅。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



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

張南軒先生杖答鄭自明書云。工於論列者。察己常  
開疎。狃於訐直者。發言多弊病。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明道先  
生曰。當以誠意勸之。令是邑之長者。能以事父兄之  
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  
有不動得人。

范文忠公鎮為諫官。趙清獻公抃為御史。以論事有  
隙。王荆公數毀范公。且曰。陛下問捕抃。即知其為入  
他日。神宗以問清獻。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知其忠。

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  
非忠乎。既退。荆公謂清獻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清  
獻曰。不敢以私害公。謝私怨自公事項

范忠宣公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云。玉者溫潤之物。  
謝私怨自公事項

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龜礦的物。方  
磨得出。譬如君子為小人侵凌。動心忍性。修省防避。  
便得道理出來。

范忠宣公忤章惇。落職知隨州。素苦目病。忽失明。上  
表乞致仕。惇抑之。不得。上取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  
安置。公怡然就道。每諸子怨惇。怒止之。江行。舟覆。扶  
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諸子  
間韓維謫均州。其子告惇。以父執政日。與司馬公議  
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公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合為  
言。公曰。吾用君實薦。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今  
日言不可也。諸子乃止。在永州三年。課兒孫讀書。怡  
然自得。每對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及醫藥方書。他  
事一語不出口。而段喚醒人。而谷他人。辨陷者。

伊川先生頤。自涪還洛。氣貌髭髮皆勝昔。門人問

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  
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晦翁曰。學者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  
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又曰。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  
後。視之若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道理。不見那刀鋸鼎  
鑊。又曰。須是在我者。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  
管他。不問明暗。刀鋸鼎鑊。在面前。能不見。不見。

司馬溫公每見士大夫。詢生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  
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經去就耶。

呂正獻公公著。嘗薦處士。帝秩秩後。稍變節。公謂知  
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  
懈好賢之心。公粲然謝之。

或問伊川先生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得失之累。  
奈何。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然得之不得。曰。有命  
不得。其如命何。家貧親老。四守最難。奔馳營求。若  
而有所時。乎。為貧有時。二守極有分。曉孟子云。仕非為貧。  
所不至。則必仕之心。便有分曉。非貧則必仕也。  
路在若。顏子以親老之故。少貶。恂人雖日奉五鼎之  
養。亦謂之大不孝。何以為顏子。可與孟子。程子語。參看。

張橫渠任雲巖令。政事以教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  
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廡。親為勸酬。使人知養  
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有所告教。常惠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  
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  
行過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  
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司  
行政有惟恐不能及民之心。乃可  
爾親民之官。教與養成。莫不由此。

宋仁宗性仁慈。一日語近臣曰。昨夜因不寐。甚饑思

食燒羊待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餼而啓無窮之殺也帝王尚不肯輕有取索其謂賜而啓無窮之殺也地方官因已口體玩好之需賜百姓俱應承備之惠者不可戒此故附錄之蒲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為塔乎莫非備此邦人也儼於富家散於饑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耳

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時為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否延貴曰昨夜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賢雖不識之知其好官也忠定曰何以見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

萊壘開野無惰農至邑則屬市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是以知其必善政也忠定曰天使亦好官也即日同薦於朝

陳良翰在瑞安瑞安俗號強梗吏治尚嚴陳獨撫之以寬催科不下文符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陳何術答曰良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無窮妙義能此何事不辦不備催科職已也

鄭清之私居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殺之府囑守隸犬主幕官擬曰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犬償鄭府之鹿足矣守從之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勸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誡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

謂養成其惡陷人於大辟也初之勿較後之悔心與思仇者迥別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厚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建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耳能輕富貴勇於有為然不易得止因吝於改過而惟吝於改過者耶

知仁和縣為屬吏先以書文寄公公不答及到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後王公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問其故公曰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故抑之以成其德耳可為講詩文而論事者法

張循王嘗教子姪曰子弟隨父兄顯宦不患人事不熟議論不高見聞不廣其如居移氣養移體何一旦從事要常痛銷虛驕之氣昔之照壁後皆量人物指摘儀度見其或被上官詆呵進退失措者莫不羣笑

聲聞於外及今趨詎客次庭揖而升回視照壁後竊窺者乃昔日之我也每三復斯言為之慨歎非身歷者不知其言之切當也為竹竿子刺身說法何等切以此為從政者之家訓

張侗初卸金堂四箴先生名鑑松江人薦歷進士官史部侍郎引謀按四箴所云當為者即孟子子所云求在

我者也不當為者即孟子子所云求在外者也迹雖近似義實相妨今一一臚列之互舉之

是非公私顯然可見矣憶余為諸生時於官齋屏壁間曾見此箴覺有怵於心而未知其

言之切而中也。比來閱歷仕途深嘗世故每見士大夫往往於此四者辯之不明遂致誤入歧途貽悔末路益服先輩格言切中世病足發深省而愧前此失於體認草草讀過也然則思齊內省為所當為不為所不當為願與世之君子共勉之

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教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鄰援爭什一壽功名宛非非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福正所以求

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不當為此生市名教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務矯激習稜稜身費名其不由此求名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

士大夫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苑囿教歌舞奢燕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訕無論在己在人觀所常用乃謂之用義

士大夫當為天下養身不當為天下惜身省嗜慾戒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養其身以規利害避勞怨營富宅守妻子此惜身也身於無用直謂之不自愛也可

此惜身也養身者靜而大惜身者狃而細

從政遺規卷之下

桂林後學陳弘謀

高忠憲公責成州縣約公名學龍字

士官左都御史

太子少保

弘謀按所列條約皆州縣所必有

民所切切然日望於其官者也惟能事事從民生起見則有一番措注即流一番福澤余故探其尤要者具著於編俾世之君子時常借以自鏡孰為循名而責實孰為苟且以塞責何去何從當必有能辨之者矣

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源必自上而率下奉法守職必自下而奉上致朝廷膏澤惟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奉法守職之權輿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之為州者凡二百二十有一為縣者

凡一千一百六十有六豈能盡得賢者而用之賢者視君為天不敢欺也視民為子不忍傷也奉法修職出於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為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於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不善其下則不知職業為何事法度為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故為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為多約之於法皆不失為賢者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州縣者也撫按無所不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而無越恩則天下治矣臣謹條畫州縣所當持行者令自撫按而下以遞相約庶幾皇上之仁恩得實究之民也謹列款如左

一課農桑須中心誠懇欲開民衣食之源賞勤懲惰使民興起毋得徒事虛文差人下鄉反滋民害  
一興教化教化自身而出非以彌文故曰民不從其

令而從其好。為人上者。敬以持身。廉以勵操。肅以御下。民自觀而化之。更須彰善。彈惡。樹之風聲。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必表揚之。鄉紳耆德。必尊禮之。邑中經明行修。令譽著聞者。必稽考其實。間之巡按御史。疏薦於朝。以補鄉舉里選之廢典。而不孝不悌。及一切關人倫。傷風俗者。必置之法。如是久之。而教化自興。一育人才。期望臨學宮。必以聖賢明訓。為諸生詩切教誨。俊秀之士。必令讀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性理綱目。以端其心術。正其識見。為國家有用之才。

一鄉約為教化內一要事。但縣官不以誠心行之。徒成虛文。而約正約副等。反為民害。果有力行者。必敦請邑中德行鄉紳。或孝廉貢士。為民欽服者。主其事。而約正副等。以供奔走。鄉約行。則一鄉之善惡。無所逃。盜息民安。風移俗易。皆得之於此。有記善簿。記惡簿。又須有改過簿。許令自新。

一鄉飲鉅典。不得濫及匪人。  
一社學。務選教讀得人。  
一學宮。敝壞。即申詳修理。境內凡有古先聖賢。及祀典所載山川祠宇。敝壞者。即時修理完好。仍要掃除潔淨。關鎖祠門。不得容人堆積雜物。坐臥作踐。四方過客瞻拜。有識者。常以此占州縣官之品。何可忽也。  
一積貯。民之大命。豐無所儲。荒無所賑。尚可稱民父母乎。必須隨宜設法。使一縣積穀。足備一縣賑濟。豈獨活民。即以弭亂為州縣者。功在蒼赤。慶流子孫。端係於此。

一社倉。是救荒良法。各鄉勸縉紳及名家。自造倉廩。自放自收。不可以官府與之。其法量入戶種田多少。人口多少。以二分起息。於青黃不接時借貸。又必二

三十戶連名保借。欠者。即同保內人戶攤賠。小荒減利。中荒捐利。大荒連本米下熟徵催。官府給與印信文簿。為究治奸頑。使之可久。

一境內有荒蕪田土。宜竭力開墾。流移人民。宜竭力招撫。

一境內有陂池。宜浚者。及時開浚。圩岸宜築者。及時修築。城垣頽塌。橋梁毀壞者。及時整理。高原圩下所宜樹木。及時種植。

一養濟院。近來竟成弊藪。禁獨不沾實惠。皆緣吏胥添捏。詭名混冒。須是州縣官。據其陳告者。審實。給以面貌木牌。仍不時查核。分別革留。凡男婦犯重罪。或游蕩傾家。及有子孫。堪姪可養者。不得泥收。

一州縣極貧待斃之民。大約可計。每歲動支預備倉穀。城中四門。擇寺觀。寬綽者。設粥。貧粥。每人米五合。

即可苟延殘喘。自十月十五日起。正月十五日止。孤老有糧。不許混冒。約費米百餘石耳。設誠行之。利濟不少。所當委任得人。稽查出納。無成虛文。

一錢糧。一縣大事。秋冬之交。必先算定分派。由帖使小民。先知辦納之數。徵糧則總立一簿。算定人戶額田數。田糧數。均係里甲條鞭數。分為十限。每月限完幾分。比較只用此簿。不得別立第二簿。完欠俱用實寫。不得用浮簽。民間依限完者。即不聽比。過限不完。方拘其尤者。比責。須是分數明白。如欠一兩而從未完者。即從重究。欠十兩而完過七八分。存剩二三兩者。即從寬處。毋得但論銀數多寡。而不分全欠零欠之殊。催徵只用里甲間於奸頑之戶。行不測之威。票拿一二。無得徧差。早快。執牌下鄉。徒空難犬。無益甚爾。

絲

一無情之詞，十無一實。縣官貪取罪贖，輒多准詞，致原被兩家同歸於盡。民之窮困，此其一端。為民父母，當肫切勸化，令勿輕訟。事涉倫理，而無大故者，即為焚其狀詞，免其讐隙。其他苟無關係，概勿聽可也。

一人命狀詞，尤不可輕准出牌。在城告人命者，縣官即至其家相驗，審問四鄰，誣告者重懲。情真者方准。在鄉者，必令帶尸到壇，帶四鄰到尸所，然後投狀。縣官即到壇中相驗，審問。一如在城之法，則不真者，自不敢輕告。非但官省事，民保家，以人命詐人者亦息。老穉之獲全其命者多矣。

一勾攝止差里長，非真正強盜人命巨惡，不得濫差皂快下鄉，以滋詐擾。是造福小民第一義。

一婦人非犯姦及人命及被公婆夫男所訟，俱不許拘。

一輕犯罪人，勿得輕送監舖，致染瘟疫，及為牢頭索詐。婦人不係大辟，及勘合追贓家屬，雖娼婦亦勿濫禁。

一吏書門皂，雇之縱之，皆縣令也。乘胥役分其利，一縣令受其名，所宜猛省。

一善人者，一方元氣。民間有孝子悌弟，其上矣。次則仗義好施者。次則終身自守，不作非為者。必須訪實，各書所長，匾額表其門，免其雜泛差役，以為民勸。

一惡人者，良民之毒。賊去而良民始安。凡天罡地煞，打行把棍之類，訪其首惡重治，仍籍之於官，使禁其黨類。一有黨類，詐害良民者，并其首治之。

一訟師教唆起滅，破民家壞民俗。一片機械變詐，無識者競以為能，浸淫入於其術而不覺。不復顧天理人心，為何物矣。所當訪實，悉榜其名於申明亭，審出

刁誣詞狀，追究寫狀之人，并拿重治。

一刑杖竹篾，不得過重。務要削平稜節，不許打在一處。不許打腿灣，梭指不得過兩時，非強盜人命，不許輕用夾棍，不得過兩時。敲杖不得過三十。

一堂上須要肅清，不得容吏書皂快門役，擁立左右，致為弊出於意外。

一每日所行事，須立一簿，逐件登記完者勾之。一月內事，必於一月內了。使吏書不得延捱索詐。上司事亦不至沉閣取咎。

一私衙要關防嚴密，多有清謹官為妻子僮僕親戚所壞。交通衙役，私出官票，暗騙民財，時宜覺察。

一縣官鄉里親戚，不得容留在寺院說事得財，以速官謗。

一本縣每日供給，須照時價給現銀，與市民兩易。

買不得倚官減值，虧短賒欠，不得縱容買辦人索取鋪行錢物，佐貳衙一併禁戢。

一各役工食，按季放給，不得預放扣減。

一牛衣令節，不得受禮物，以長奔競。

一不得稱貸富室，及至富室監生家飲宴。

一上司鋪陳，往往借用當舖。江南則派糧長借辦，極為擾害。須本縣節省公用，置辦着庫，吏收領封貯，入查盤事件內，無令移用，以致缺少。

一保甲所以弭盜安民。今本縣開報保長時，既饜飽吏胥，而棍徒充當保長，又詐害良民，無已竟使善法皆成厲政，徒滋擾害而已。既不可懲，而廢食，豈可不循名而責實，要在賢者着實舉行，周密防備天下多事之時，此實為未雨綢繆之計，不可忽也。

一盜賊地方大害，必有窩家，必與捕快交通，平日當

密訪窩家及通盜捕快置之於法一有生發卽行嚴捕必擒獲而後已此等風采彰聞自然盜賊屏息乃不肖有司護盜如子既欲邀盜息民安之譽又避上司地方多盜之責住住深察失主呈告反責捕快詐誣其甚者與盜相通納其貨賄致盜賊以此縣便於行劫縱橫無忌失主不敢告捕快不敢擒釀成大亂恆必由之所當痛以為戒

一強竊盜到官縣官卽刻自審勿輕用刑只嚴急起賊贓真然後具招勿輕信拔証而容捕快先拷勿先發佐貳審問

一賭博為盜賊之源必須嚴禁民間開場賭博者責令兩鄰首告不首者同罪

一娼家為盜賊之藪不許容留城內居住有居住者兩鄰不首同罪

一州縣官表率一方宜先節儉以挽侈靡之俗卽宴會名刺不可以為小事漫從流俗當照憲規刊刻小約與本地縉紳彼此遵行節財用於易忽移風俗於不覺矣

一民間奔殺子女最傷天地之和有犯者重治四鄰不首者同罪

傅元鼎巡方三則公名梅直隸邯鄲人萬曆舉人官刑部主事平明太常卿

弘謀按為大吏者以一人之耳目而察數十百人之賢否地遠勢隔視聽難周於是有所託

密訪於私人探虛聲於道路而狙詐百出傳聞異詞若卽為定論所謂一指當前不見泰山者也傅公巡方三則因其事之所必有按

其理於不可易不事揣測鉤距而光明正大自無道情其察吏之金鑑哉為屬吏者更可

知所以實致其力而不必為塗飾耳目之觀矣

一曰因文屬吏有謁見必有談吐有文移必有論議就中細細察之有據理據勢明白直截者有不吞不吐騎牆兩顧者有一問卽對條暢無隱者有再問不答泥吟含糊者有實見得是雖違衆而必爭者有中

實無主一經駁而遂靡者此中察吏可得十之五六以言察吏大概不出此幾種第言有誠偽事有是非又當有辨故云止得五

一曰因人巡方時經過阡陌間一省視得佳山水暫一登臨不拘耕牧樵漁舞色與言問年成則可女及

於催科問道里則可女及於勾攝問保甲則可女及於佐領問鄉約則可女及於官師未有大賢而百姓

不極口者未有大不肖而百姓不攢眉者此中察吏可得十之七八事本相四

一曰因事當攬轡入境略一流覽橋梁道路亦王政所關置郵見其精神城池見其保障學宮見其文教器械見其武備倉庫見其綜理養濟見其慈惠實做

者自與虛應者有間渾堅者自與敷衍者殊科見任去任悉無通情此中察吏百不失一也種種皆可假借故百不失一也

袁了凡當官功過格先生名黃字坤鶴浙江人萬曆進士官至大參

弘謀按居官者論法則為賞罰論理則有是非功過者卽所行之是非也了凡先生功過

格舉官司應與應舉之事條分縷析卽其得失之輕重以定功過之多寡於此見居官者

每日之內一舉一動非功卽過見過易見功亦易返觀內考蓋無刻不在功過之中可不

懼而知所勉乎古人每晚必將一日所行之

中華書局影印 陝西師範大學

事焚香告天其卽此意也夫

功格

吏

能爲地方興利除害使百姓永受實惠算千功  
勸戒同僚行善止惡以事之大小算功勸戒上司倍算

勅去府州縣貪酷正官一員算千功佐貳減半論

下僚非得罪地方不輕革逐一人算十功

遇大寒大暑大風大雨錢糧停比詞訟停審一次算十功

能禁戢勢宦豪奴不使播惡算百功

能摘發姦惡神棍置之於法不使騙詐愚民算十功  
倘有錯誤片念撥轉不吝改過并不喜奉承迎合之

言算十功

功格

八  
中  
珍  
儼  
宋  
殿  
對

嚴禁佐貳不得擅受民詞算十功

遠來入役早發回文一事算一功

凡解人之怒釋人之疑濟人之急拯人之危皆隨事  
之大小人之善惡算功

戶

催徵有法勸諭樂輸不煩敲撲而錢糧畢辦算千功  
審編里役差遣均平使合縣受福算千功

稽核地畝錢糧井井有條使里胥保歇不得欺隱包  
侵致累小民算千功

遇大災大荒能早勘早申力請蠲賑設法救活多命  
算千功

設法斂解緩急有序革除陋規積弊不苦糧里不累  
賣解員役算十功

較准大小法馬嚴加稽查使胥吏不得出輕入重算  
十功

千功

給發役從工食養濟口糧如期并禁吏胥剋減一次  
算十功

荒年煮粥賑濟孤獨及收養遺棄小兒一人算一功  
勸其親戚責以大義令各收養者倍算  
用物照價平買不倚官勢虧民一日算一功

禮

闡明正教維持正法使聖賢遺旨燦然復明於世功  
德無量

凡事借福躬行節儉使風俗返醇算千功

祈禱能謹齋戒祭祀如對神明竭誠有應免水旱瘧  
疫之災算千功

表章先賢旌舉忠孝一事算百功

親講鄉約懲勸有方誦讀頑民平其忿心改惡從善  
功格

九  
中  
珍  
儼  
宋  
殿  
對

各因人受益之大小而定功

考較公明不阻抑孤寒一名算一功

開報生員優劣採訪的確使人知勸懲士風不變算  
千功

故舊經過地方岸待加禮一人算十功若患難死喪  
而加撫恤者倍算

禁止惡俗如掩女火葬宰牛殺牲酒肆臺戲等類一  
日算十功

接文士下僚有禮無慢一日算一功

同僚下司身故失位而家貧者助一兩算一功勸人  
共助者同算

瘟疫疫癘盛行開局醫療一人算一功垂死而得生  
者算十功

葬死人及枯骨一人算十功

兵

力行保甲親編親審不致擾民而邪教姦宄自息算千功。

遇兵盜竊發能豫為防範力加捍禦免百姓被難算十功。

盜賊拿到即審務得真情真贓不許捕役私拷不委衙官泥供不許扳累無辜不專靠摠夾招承無任無縱一次算十功。

嚴賊捕役牢囚飛詐良善算十功。

刑

凡聽訟能伸冤理枉按事之大小算功。關礙人命或故或誤為首為從俱細分別立時親檢定罪不致游移出入干連無辜算千功。

冤枉重辟案成囚獄能詳覆審諭者免大辟一人當中華書局影印

百功永成一人五十功滿徒一人二十功三年徒十中華書局影印

五功二年者十功一年者算五功滿杖一人算三功中華書局影印

九十以下算二功。責人須明告其罪使之知改凡刑人而當使受者愧服見者懲誠算十功。

重治不孝重治叛奴及賭博者一人算十功。懲治訟師扛證不得刁唆搆毀廢蕩人家一人算十功。

用刑有條如老幼醉酒不打婦女非犯姦不打尊長告卑幼百姓告衙役雖失實弗打已撻弗夾要枷弗打一人算十功。

供招出入自為簡點不容吏胥上下其手算十功。詞狀少准婦人非關節要即為抹去人犯一到即審不令守候一事算一功。

詞訟據理直斷不噴越詆不偏護原告不徇囑託耐煩受言使兩造得盡其情及到別衙門隨其轉辦不以成心怒翻案一事算五功。

重懲誣告以息刁訟一事算一功。審無重情免供逐出准息量罰紙穀如有力稍力無力聽犯自認不以賄賂媚上司一事算十功。

無力犯人當時釋放納贖徒罪亦准召保使免監禁之罪一人算五功。

追贓有法禁拔害親友以保無辜依贓之多寡算功。能為開豁者五兩算一功出己財代完者倍算。

嚴禁佐貳不得擅擣人犯算五功。嚴禁獄卒牢頭勿肆凌虐使囚得安寧一人算一功。

牢瘠傳染命獄官獄卒掃除積穢多燃蒼木夏貯涼水冬天給草薦美湯使囚得方便一人算十功。

重犯無家屬者照例申請囚米一人算一功例有不合自為設處者倍算。

開渠築堤疏通水利視事之大小算功。役使地方及衙門人概從寬厚一人算一功。

修葺學宮官堂及鄉賢名宦祠正神祠廟倉房獄舍橋梁道路費十兩算一功勸人樂助者同算。

當官善事未易枚舉即此以例其餘擴而充之在人各盡心力。

吏  
過格

地方利病絕不留心置民生疾苦於度外其過無涯地方利病明知應與應釐不肯出身擔任一味推卸圖便己私罔知民隱圖便目前罔計永遠算千過。



風土異宜時勢異貌不虛心參酌強不知而為知見一偏而不見全局妄作妄為使百姓受累算千過日逐所行事件不畏天人惟憑吏胥更將上司行移或分付言語不即用心祇奉力行使民隱弗申上澤不究算千過

開報賢否失當隨官之大小人之善惡算過保約奉行不善輕委衙官及致騷擾算百過

聽信左右指撥害人逢迎勢要冤抑平民受人囑託枉害善良使百姓含怨算百過

事不即決淹禁停滯使訟中生訟破人身家一事算十過

聽審人犯已齊因慵懶欽宴輕為更期累乘候費煩苦者一事算十過

偏護衙役姑縱姦徒設局詐騙罪人身家算十過

上司怒人明知其枉不敢辨救一事算十過

事關前任及別衙門事明知其枉而流成案徇體面不與開招者一事算三十過

毀人揚己市恩避怨不顧前官職司不顧後官難繼算十過

沾不准詞狀之名使含冤者無處陳訴一事算五過

必要賄囑方准一事算十過

門禁不嚴致家人通同衙役作弊一日算十過

出入行牌不信使官役守候勞苦供應耗費者一次算十過

催徵無法任吏書欺隱保歇包侵不能清楚剛拿亂責追呼愈急完欠愈滑使合縣不寧算千過

擅自加派增糧使小民承受賠累算千過

點役不公任吏胥作弊使合縣受累算千過

遇災荒弗早申請使民心不安上澤不究算千過

勸地方好義救荒積穀練兵等事不虛公詳如偏聽率性苛派不堪算百過

遇惠不救遇賑而吝力可以濟人而不肯盡算百過

輕用民力隨衆多寡算過

祭祀不敬謹水旱不祈禱及祈禱不盡誠惟以虛文塞責算百過

好為奢後傷財害民陰壞風俗算千過

考較不公使孤寒不得上進一名算百過

開報生員優劣不確使勤懲無力士習日靡算千過

縱容左道惑眾及聚眾賽會不行嚴禁者算百過

不禁溺女惡俗賭博為非及屠宰耕牛者算百過

好長夜飲酒登山玩水耗費人財累地方下役守候一次算十過

待人不誠責人不恕接下僚而褻慢爽儼遇知己而含疑不盡算十過

拘泥舊聞沉迷積習見闡明正學者反加非笑謗誣阻人好修之念自障入道之門其過無量

兵  
縱姦捕啖盜拔牢囚通同燒詐良善平民雞犬不寧算千過  
獲盜不即親審得其真情真贓致點盜漏網拔果良民算百過  
盜有或初誤犯或迫於寒不原情審察使人無自新之路者算十過  
刑

人命不即檢驗傷證定案致招情出入拖累多人算千過  
問罪成招本有生路不開一線只圖上司不駁一事算十過

服毒投水懸梁圖賴人命審無威逼輒斷葬埋以長輕生之習一事算百過審非真命而輕易發檢使死者不得完屍生者多般受累一事算百過  
情罪未核杖死一人算百過

醉怒重杖責人算二過無罪誤責算十過  
借地方公事為名濫罰者一兩算一過  
多問罪贖以肥私橐以媚上司一事算千過  
受人囑託故縱應罪者一人算一過縱真命一人算百過縱大盜及豪強姦殺一人算百過若受賄故縱倍算

刑政遺規 卷下 功過格 中華書局影印  
用刑不當以多寡算過罪不至死而杖斃者一命算百過  
縱行杖人打下腿灣需索詐害一日算十過  
無過濫禁平民者一日算十過  
以口腹之故輕杖人一杖算一過

工  
地方水利不留心查察致有渠不開有塘不濬有堤不築不蒙水之利但受水之害視事之大小算過  
學校教士之處橋道濟衆之處聽其頹敗亦照工程之大小算過

當官過失未易枚舉即此可例其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顏光衷官鑑 先生名茂謝福建平和人崇禎會  
弘謀按官鑑者顏光衷所著迪吉錄之一類

也原書專從因果報應立論然所探故實皆出史鑑其事理正自確不可易夫果報者數也數或有時難知理則千古可信居官者聽其數於在天而守其理於在己豈非所謂脚踏實地者哉至於鄉紳中未仕者將來皆有從政之責已仕者即今日之從政者也知鄉紳之所得為與所不當為則將來之從政也必不苟而從政者於鄉紳既不致忿疾而失平亦不敢徇私以害公更可即此而得倡率化導之方以收易俗移風之效豈不美與

秋仁傑為宰相有元行冲數規諫謂仁傑曰公之門珍珠多矣願備藥物攻疾仁傑數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已復薦張柬之為宰相又薦姚崇桓彥範敬暉等皆為名臣自古聖賢豪傑無不以得人為

刑政遺規 卷下 官鑑 中華書局影印  
急漢高問人於監門卒得酈食其收子房於韓相拔陳平於亡虜汲汲求賢無須臾離也昭烈三屈隆中而天下鼎足又如夫子大聖而齊交平仲鄭元子產一過程子於途即修幣定交其汲汲於人如此故子游宰武城而夫子首問得人此第一要義也子賤宰單父只用父事兄事便已了了今世士大夫祗急簿

書不知政本又見一二卑賤儒紳奔走可厭一概峻其門戶尊己凌人是為足與言風化哉故經世而不能得人不成大功誠使君相至於守令鄉紳莫不彰

善崇德求賢敷教何憂人才不盛俗化不美乎且自家審量品格全在此處別大小耳 朝廷政事 野風 唐杜棕節度江陵黔雨廉使秦匡謀戰蠻寇不克來奔謁棕怒其不趨庭使史讓之匡謀不為屈乃遣繫

之妻秦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誅之行刑之際

宗大驚暴卒。長子無逸相繼而死。議者以宗恃權貴，枉刑戮，獲茲報焉。夫杜宗不過作貴倖態，要人尊敬耳，而竟以此置人於死，折己之祿，則我慢之為累也。居官長吏，以禮節喜怒人，低昂人者，不少。當其怒時，亦自依傍道理，謂巨謀擅棄城池，死之不足為過。孰知皆為客氣所使乎。此意不除，害人仍自害。何嗟及乎。中有成見，有一分道理，便看十分。皆宋韓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形於色，自謂才器須足周八面，入彀入細，乃是經綸好手。又嘗論王安石曰：為翰林則有餘，居輔弼則不足。或問其故，曰：嘗見其妻議，只為一己而不為天下也。有才而無濟於世，皆坐此病。

錢若水字長卿，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州，委之錄參。錄參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輕服具申。獨若水遲疑。錄參曰：汝得富民財，欲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某熟察。若水詣州所屏人告曰：某之遺留富民獄者，慮其冤耳。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呼女父母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遂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且曰：此推官之賜也。富民詣若水來謝，閉門不納。富人遠垣而哭。知州欲奏其功，若水辭曰：某初心止欲雪冤，非圖爵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何如。知州歎服。錄參知之，詣若水叩頭謝罪。太宗聞之，權知制誥。進樞密副使。此一事也。有三善焉：識獄平冤，一也。不自以為功而推之知州，二也。不圖爵賞為錄參地，三也。以為為下，則仁；以為為上，則恭；以為為同僚，則恕。世之小善小德，惟恐人不聞知者，視此寧不愧耶。

明孝宗為皇太子，有典璽局郎單吉溫推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

居多。四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竟辭之。東宮嘗念高皇經見吉至，以孝經自攜，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請云：先生喫茶。內侍張端非之，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後孝宗為仁聖之主，弘治之治，皆以歸功單吉云。內中能如此見大

勝而拙者，敗縱督過之後，私心悔之，然雷霆彈壓已破損矣。諺云：一世為官百世冤。蓋恐隱伏利害，崎嶇情偽，害人不少。況復任性出之乎。且任性則火性愈起，久且以為固，然不問是非矣。欲惠民者，宜除此一根。虛心以聽，情理之自現也。法堂之上不可不備作此題。

凡媚嫉之人，不能容賢，總是我見之為累耳。有聞其名雅相慕重，及至面前相對，便有一二事忍耐不過，積久愈成罅隙，故容遠賢易，容近賢難。容賤易，容貴難。容暫易，容久難。何也。氣相觸也，才相抵也，名相傾也，勢相軋也。而彼賢人亦未能盡平心無我，交久以後，實見他有不平處，往昔慕德已認為錯敬，今朝嫉賢反覺為平心矣。夫是之謂實不能容，彼實是消遣不下也。審若此，安所盡得化人而用之。故有君子相遇而卒悻悻者，弊正坐此。須是平日克己平情，挺身

為國於一切毀譽愛憎纖毫不掛方能為子孫黎民造福也賢才亦有許多難與不賢亦有許多難人臣所以不和者只恐奪寵奪能不知世界事非一人所能獨滿獨則無曜並乃有功古來名人俱以相翼而成如皋藥周召郭李韓范並較於一時蕭曹丙魏姚宋王寂映映於前後不開隻手孤拳有駕聲其上者也中間化得一分便大得一分如召公不悅周公留之臨淮知怨汾陽釋之萊公結憾王公薦之范公拂裾韓公就之此皆是英賢隱隱眼目處然非平心無我只勉強勉却忌恨仍在恐有決裂此處正須學問涵養耳

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諛而喜者佞之媒也讒言之入起於好諛士人得一第後諛佞盈耳雖骨月至親有不肯以直言自取疎忌者何況外人及名位愈附附政遺規 卷下 官箴 中華書局影印 陔餘叢考

高則拂意之言益復不聞故一言不當即謂為輕我謂為抗我謂為不識時務謂為新進無知而萋菲之口得而中之矣若虛心受言聞過內省讒言何自而入哉愚謂士大夫先能受言而後可以納諫望人主若窮措大謬膺一官輒已予聖自雄則奏疏必不婉摯論事必不透徹國家何賴焉公忠

商鞅吳起韓非李斯彼皆自謂信賞必罰平天下如指諸掌者也然與軍失不經好生大德者相去何逕庭哉鞅以徙木立信起以布幅去妻非若斯俱以督責致治卒毒天下而身隨之甚矣刑難言也若從名法上運用無得情哀矜者為之主持則住住流入這邊去而恬不知猶以為生道之殺也此聖人教人必自乾元處安身立命而於刑名法律一切不任乎

蘇緯于宇文泰時拜左丞典機密始制文案式倣周

官滅冗員置屯田以贍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委施行之其一理身心言守令當理心而化民也其二敦教化言性隨化遷化於樸朴不欲化於澆偽宜去兵革薄刑罰而敦德化使還淳而反素垂拱而天下平也其三盡地利言衣食足而後教化隨宜勤勸課禁游惰重農時而單劣之戶無牛之家又勸令有無相通也其四擢賢良言立賢無方先德後才又須勤求之實課之省事省官以專任之即閩晉里正猶必擇入

其五恤獄訟謂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乎惟奸猾敗倫者必誅其六均賦役謂常斟酌貧富檢舉吏胥也六條在湖弊瘡痍之中尤切獄會泰常置左右令百官誦習非通六條不得任綽性倫素常以喪亂未平為己責博求賢俊共弘治道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是真用世之豪傑也今附政遺規 卷下 官箴 中華書局影印 陔餘叢考

雖有飽熟經書揮霍長才能知此中滋味者鮮矣不意周隋兵難之時乃有此人六條均關治理愛人如唐相魏徵與上語教化上恐大亂之後未易格心微曰不然久安民驕佚佚則難教經亂民愁苦若則易化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漓故素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顧所行何如耳昔黃帝征蚩尤湯武當放伐皆能致身太平豈非大亂之後耶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上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斗米值絹一匹二年蝗三年大水

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只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不齋糧帝謂羣臣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既

蘇緯于宇文泰時拜左丞典機密始制文案式倣周

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徐有功初為蒲州司法寬仁為治吏民相約有犯徐

司法杖者衆共斥之任滿事治不杖一人刑措之風

其近如此今人謂末俗澆漓不嚴酷不治者恐亦力

量未及不可厚誣民心也力強求及雖由變民之心未始能直切耳

天下至廣萬世至遠雖萬手萬目以救濟斯世而猶

未足也故最急度人行好事也謂必聖賢而後度

人非也聞善則喜見善則樂時時述善事談善言說

善報則度已多矣中間轉移之機自有愈進愈精處

極至變化恰合而不自知也然度衆人之人又不若

度度世之人自救世之得其一焉以旋乾轉坤以守

先俟後人復生人則度成普度矣聖賢經世傳世皆

此一大事在

獨為善事所及無多若得大力量人同存此意則所

救濟何限大略化一曲謹人不如化一豪傑人化一

卑賤人不如化一權貴人化近人不如化遠人在在

言善言行善事交遊善人要得此善脈滿世界則福

德亦滿世界矣舜之大德亦只是樂與人為善耳

有一士子授徒為業日思濟人利物而貧窮無力因

見世之為師者多誤人子弟遂留心教道曲意造就

果以積德至貴顯焉今之學校等官曉得此意則英

才樂育為利斯溥矣長吏之化民也亦然教人以善

原在分財之上特人未必知之耳

能吏多以教化為不足為不知其日計不足月計有

餘也如謁廟講經入鄉行約所以雍容揖遜令人愈

平躁釋者在此又如旌獎孝義節烈擇舉鄉飲大賓

視為無緊要事著意舉行自有風勵意思要須品真

意真使耳目常觸精神不倦云爾至於馴習童子尤

獨政清風 卷下 官箴 中華書局影印 陽明宋版印

為喫緊若以此勸化父兄因而參驗賞罰之不入九

年兒童已成偉器矣其成就豈淺鮮哉以上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每下恩澤詔書他郡縣多廢閣

霸為擇良吏分部官詔令令百姓咸知恩意而郵亭

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為條教置父老師

帥伍長班行之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務耕桑節用殖

則種樹畜養諸為令頗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吏民見者輒與語問他陰伏相參考以具得事情姦

人去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

就安全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洽為天下第一

宣帝時渤海歲饑多盜賊吏不能擒制龔遂守渤海

帝問何以治遂曰海濱涼薄不需聖化民困於饑寒

而吏不恤故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

臣勝之耶將安之耶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

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願假便宜無拘文法帝

許焉郡聞新守至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屬縣悉罷

捕盜吏諸持田器者皆良民毋得問持兵器者乃為盜

遂單車至府一郡翕然盜賊皆棄兵弩而持鉤鋤立

解散於民間倉廩假貧民選良吏牧養焉齊俗多奢

侈好末作遂乃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春課耕種秋課

收斂益畜果實羨矣勞求循行民有帶刀劍者使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曰奈何帶牛佩犢不數年吏民富

實獄訟止息帝褒之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吏民賢不肖及黷吏豪民奸邪

主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聽其政及出行縣輒披籍

收取即豪猾莫能以勢力變詐自解脫以一警百吏

民恐懼皆改行自新翁歸之政似太精明矣然得其

廉公亦足淑世又知賢不肖最吏治之喫緊者惟先

獨政清風 卷下 官箴 中華書局影印 陽明宋版印

事參伍某里賢紳若干士類若干耆老若干則旌拔可行耳目可寄教化可傳子職宰單父只父事兄事數人便足彈琴而理矣後世不知急人自屈其力或過而信之又或過而疑之或過而聽之又或過而慢之闕然一堂競者爭至恬者遠迹一有隱微事機重大功過莫別黑白祇恣喜怒求其如翁歸之綜核不得也況有舉一風百使狂者直之化乎是在循良者精思而行之耳以精則適察民情故不窮

郭伋轉并州牧比入界老幼逢迎盈路伋引見問疾苦聘求耆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西河有兒數百騎竹馬夾道次迎拜問君何日當還伋從容計期日告之行部還先期二日伋以為違信止野亭宿須期日乃入官長審狀及編劑能如此不失兒童之期省人民多少煩費多少羈候多少反覆亦從政遺規 卷下 官箴 五 中華書局影印 抄做宋版

一陰德事也時時體察下情事都不可失思信可為居官要術宋王濟為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輪翰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之物有司督責尤急一羽至值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輸民取鶴羽代輸仍驛奏其事詔可其請仍令旁部悉如濟所陳夫使民不顧其安則一羽一毛皆足破家此處能調護在在方便則在在功德也長人者可不加之意哉

近許訟大行矣即不能以德化若誣告加三等之律一嚴庶可少訟即訟亦不至兩造鬩然也最惠在左右原告雖黃審語以鼓煽其風呂刑獄貨非實惟府辜功此之謂也

天下最親民者推守令雖聖明在上而一二貪殘居職民不得其所者多矣故一邑有循吏則一邑受澤一郡有循吏則一郡受澤其功德比於君相似小而

更密似絲而更急也大略教化為上寬仁次之綜核又次之嚴於馭役而寬於馭民亟於揚善而勇於去奸庶幾得蒙至治之澤云

居官全活生民有有形者有無形者有形者已然也當其顛困欲斃起溝中之瘠而庇之生全其為德也顯而大然他人致之而我救之可也若權柄在握則當視民如傷先事區處不致顛頓危急方為妙手蓋凡饑寒流離救之未然則生理不失力半而功倍教化亦然止惡未萌則不至刑辟俗美而民安其視臨事支吾臨危體察固萬萬也但業已致之則不可無轉移之巧惻怛之實以經理其間耳蓋古固有以愛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事者亦有以愛民之事而於激功能恢張聲譽則其飲和食德必有不能滿注矣是在為官者實實與民一體則措置自別耳簡良

從政遺規 卷下 官箴 五 中華書局影印 抄做宋版

夷齊清民到於今稱之其真性也有以清直見忌者皆由立心憤激以氣凌人所致耳此等人雖未純正然不可抑倒他蓋留其名節亦足維世也今世波靡同俗猶須急此若見刻苦勵行之傳便要汗蠟他頓頓他責以所必窮則其人立心先是媚嫉路上人矣唐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散與故人親戚輒盡子三奕奕奕至中丞死節贈貞烈英陝州刺史清康帝親題贊廳事褒焉微祀之罪實盈則報猶未艾也豈非積厚者宏施歟曰使貪焉若何曰命既無有雖貪何必不以職敗也即使倖獲而損己之祿秩墜子孫之福德為債多矣昔李景讓之母早寡而食嘗掘地得金數斛拜禱曰此恐上天憐氏貧苦故賜此若然則願諸孤學問有成不願取也遽捨之已而景讓兄弟皆貴又范文正公亦極貧嘗得地埋

已而景讓兄弟皆貴又范文正公亦極貧嘗得地埋

金而不取也。已而為相歸。有求施進寺者。欲出前遺金付之。則無有矣。只有契立書歷仕祿入。如其金數。然則廉貪所得。均不越應分中。而順者導收之。逆者捷得之。究竟禍福。若霄壤焉。人宜何從哉。喚醒官場  
贖貨則必賤。彼以為為不打。則羣情不驚。實賄不來也。贖貨則必橫。彼以為為不顛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心有所恃以無恐也。贖貨則必護近習。通意旨。彼以為為不虎噬成羣。則威令不重。不曲庇私人。則過付無託。且短長既為所挾。剛腸陰有所屈也。一貪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呼民幾何而不窮。且盜賊最難堪者。得強劫之獄。亦為賣放。受枉法之賅。轉而樹威奪小。可鋪行之貨。執徹骨窮獨之刑。至於官爵愈大。越糶愈衆。一人受賄。則千人執法。十人弄法。則萬人作俑。如元載胡椒八百石。似道糖霜八十瓊。其積蓄亦

從政遺規 卷下 官箴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四庫全書

安在哉。官長又嘗禁下僚之貪。不獨以清白自了也。清畏人知者。上也。畏人不知者。次也。貪畏人知。又次之。貪不畏人。賄賂公行。民斯為下矣。

凡嗜酒嗜淫嗜財者。起於縱意成習。習已成時。肝腸為換。捨死以徇。不自管其有用無用也。有初筮仕時。猶能矜持。至老境却低回就之者。只緣漸漸以官為家。以財為性命耳。以上原諫  
救荒有先。先策有先。策有正策。有權策。先先策者。未然而尚善云。慈運有無化居。又云。濬賦滄巨川。如京都邊塞之地。屯田鹽法。均須平時經理。又如各省水利之有無。風俗之奢儉。必當預先講求。問其何饒何乏。可就本地經畫者。則為修之。或須借裕隣方者。則為調之。刺之。又如折色本色。額役差役。各有利弊。咸宜體悉。大要總在重農而實粟。勸勸相而修水。

利廢田不耕者。有懲。游手蠹食者。有禁。遇良田。則駐車勸賞。遇水利。則委曲通融。至於常平倉。義倉。宜委任得人。出納有經。不至虛費。亦不至刁難。社倉之法。尤妙。若每都分。各有朱子劉如愚者。以總領之。則可無凍餒之老流。亡之人。所救不貲。呼安得有有心人在。如此。或亦深得其意。中有所謂。推廣救災。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早有水穀種。既沒。則鐵鑪立至。當預先廣種他邦。又檢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裁種者。教之。令貧富皆約食。曰。此惜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珦知徐州。久雨壞穀。珦度水涸時。則耕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民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糶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糶糶計奉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救荒議。言此甚悉。且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其饑饉已成。流殍並作。則雖灑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廩。虧損課利。所傷大矣。

從政遺規 卷下 官箴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四庫全書

正策權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截留上供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糶富民賑貸。四曰借庫銀。循環糶賑。五曰與修水利。補輯橋道。賑貸。令饑民傭工得食。而官府富民得集事也。然所貸者。每及下戶。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尤為狼狽。又城市之人。得蒙周恤。而鄉村幽僻。拯救不及。此尤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略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也。趙令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嗚呼。盈道又李珪在鄱陽時。將糶倉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糶。既先

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紐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滅糶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數日之糧甚簡甚便此二策者俱可行也曾鞏救災論亦極談升斗賑救之弊蓋上入方圖賑濟先付里正抄割實未有定議也村民整風扶攜入郡官司未卸散米裏糧既竭餓死紛然濁氣薰蒸痲疫隨作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預印榜四出諭以方行措置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及無所得庶革備貧雲集之弊民不去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於紛紛則奸宄不生視離鄉待斗升米而不暇他益顧不遠哉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則閉權而民愈急勢愈窮且亂可立待也況

中華書局影印

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乏食而上戶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減價糶米仍多張榜文招糶翌日米價遂減並傳諭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起利價亦隨減此二公者誠見過人遠甚第出納之際當覈奸賑濟之際當檢實而朝夕經營總宜盡心力為之視為萬命生死所在自不憚勤勞也至於棄子有收強糶有禁備聚巨魁必剪其萌澤梁關市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之所必至者矣中興時

權策如畢仲游朱氏未饑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饑民十七萬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

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民無逃亡又如吳遵路令民采薪芻出官錢收買却令於常平倉市米物歸贖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鬻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卒免艱食又如婚葬營繕等事皆宜勸民成之宴樂賽廟都不復禁所以使貧者得財為生也至於重罪有可出之機令人粟救贖亦無不可蓋借一人以生千萬人耳以上

漢陳寔字仲弓潁川人平心率物與人爭訟輒求判正寔為論以曲直開以至誠皆感動而而言曰寔為刑罰所加毋為陳君所短處數民窮盜夜入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訓曰人當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迫於饑寒習久遂至為非如梁上君子是矣寔驚駭投地稽首請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己反善遺絹二疋以歸自是邑無盜者後除太邱長

中華書局影印

以三公徵不起享年八十子紀譔齊德時稱二賢紀為尚書令紀子羣為司空並著高名時號三君寔與李膺范滂齊名而獨無纖芥之禍者彼專嫉惡此專揚善故也其入人也甘而不拂而變化已多矣

管寧避亂廬山隣有牛暴田寧為牽牛着涼處牧之牛主大慙里中男女共汲一井爭先有鬪者寧多買汲器置井傍待之既聞乃各自悔責請書陳俎豆明禮讓所居爛舊隣里有窮困者必分贍救之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弟與人臣言忠貌甚恭言甚順名行高潔望以為不可及而即之熙熙能因事以導人於善漸之者無不化焉夫管寧一士人便能化俗如此今世種種儼風守令之化也十居其五士大夫之化也亦十居其五若能於某里某郡各擇善士互相傳勸有不率者損不得齒而身復嚴禮法董子姪以



先師之不出十年可大變也。

鄉紳國之望也。家居而為善，可以感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後進，其為功化，比士人百倍，故能親賢揚善，主持風俗，其上也。即不然，而正身率物，恬靜自守，其次也。下此，則求田問舍，下此，則欺窮暴寡，風之薄也。非所忍道矣。俚語云：刀趁利，爐趁熱。此兩語，誤人不淺。夫刀利爐熱，用之以幹許多好事，此光陰誠不可錯過，又爭體面，此三字最誤人。今日以何者為體面？若屈身求官府，此無體面之甚者也。官府即姑從我，而心輕其為，人此無體面之隱者也。得勢以豪鄉里，而人陰指曰：此翼虎，不可犯耳。尚得為體面乎？認得體面真時，便不爭體面，而百笑集矣。

凡家世茂盛者，多以仁厚謙恭立教，故能保世滋大，不為造物之忌。但處世用寬，而律家用嚴，具於教訓。

子孫方始得力，不然，自家從艱辛讀書得來，猶知義理，行方便，至膏粱子弟，習成性氣，頗指驕人，且以老成為迂闊，以脫略為時行，如此安得不敗？故灑掃應對，對守弟子職，古人立教之最喫緊也。

鄉先生能以化俗造士為念，則為善於鄉，成就不少。夫出則為伊周，處則為孔孟者，惟鄉紳為然耳。若乃黑白其眼，而離黃其口，則非所謂士矣。

士夫以化俗為上品，而孝友尤所重。且宗族周其窮乏，而後善念可興也。但不可有速成心，并以勢力為之用耳。

觀柳氏家法，知禮之可為國也。以此達之鄉，推之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弟子先做壞了，好尊惡卑，樂詔怒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焰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

猶以為善教也。一朝得志，其凌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氏之誠子弟也。而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其可畏，而立身行己，增德惜福，教養子弟，達材利

用得志，則澤及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其家庭鬼瞰之，而無孽帝臨之，而有當矣。於以慕習其操，何有哉？人之力量本參天地，況列於薦紳之中，則經世風世，皆所能為，不問其在官與林下也。其有德業令望，俾一世者，則利害難其條陳，善良受其吹噓，風節關其主持，郡縣應其聲氣，此於福人，寧可計數諸如窮鄉，被賊非無空乏，亦有冤痛，然如己未顯達，相似以曲有付公府，以盈虧關造化，隆禮可也，誘善可也，顯為區畫而隱為調理，可也。若使之炙手，昨日爭產，競市，則所恃何勢，毋論知與不知，而其罪惡，欲以誰諉哉？故常靜以鎮之，恬愉積德，必有淵昌彌熾日子，且我不負人，人亦豈盡負我，久久見信，自無一朝之患矣。

顧亭林日知錄，先生名炎，武進人，江南崑山。

引謀按日知錄所載政事，皆探本之論，而義正詞嚴，是非可否之間，不少假借，所謂較若書一者是已。至敘述往跡，上下千百年，瞭如指掌，皆有獨知獨見，豈徒以博物見長哉？先生畢生未嘗一日歷仕路，而所論治道，皆親切得理，規模宏遠，鉅細不遺，由其平時讀書隨處體認，與世俗記誦詞章之學，無裨世用者不同耳。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治民者不可不種。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委委，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

亦所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閣人之手，後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衣冠而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溫嶠，曾無愧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為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為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於葛藟藟之刺與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餅鬻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為周且豫矣。

治化之隆，則遺秉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糴銀箕帚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與孝與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晉荀勗之論，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微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探本之言。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恆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恆心，不可得也。可見省役懲事亦所以保此恆心也。

尹翁歸為右扶風，縣收取點吏，豪民案致其罪，蔽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漸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借此為罔民之事，矯其蔽者，乃并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傳曰：子產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說董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王，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漢光武時，郡國羣盜處處並起，攻劫所在，害殺長吏，郡縣迫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中書書局影印

上遣使者下郡，聽羣盜自相糾捕，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盜多為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徒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間，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與暮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曆以

至咸通種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爲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水旱乎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時築東南二十三里西二十里有馬鞍塢渠亦怨所壅良沃畝收十石

有龍門倉開元時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卽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備種而唐人行之竟以獲利是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入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開元八年詔曰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款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州之重假以六條之察

白藏過半結月斯多食乃人天農爲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師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

彌望吹泮連屬由來榛棘之所徧爲秬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儲副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乎人

緣百姓未聞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爲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住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准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

如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准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加師度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

無欲遠決期思之水而灌零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爲令尹也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

以百畝糶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約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讀此可見率作興事之勤授方任能之略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莫急於勸學獎廉二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

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恃禮相

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雖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

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爲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獲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

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爲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

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暹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薰灼李僧伽修整駕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恐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

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玠為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曆末。元載伏誅。拜楊綰為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實。劍南西川節度使。率之第。家富于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常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撤。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騎從百餘。亦即日減損。惟留十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隨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茵白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禮讓。言是相公夫人。使者淺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

修奚必於三年變雒邑之稱。誇無煩乎三紀修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制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既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真士復譏其詐。則所以致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

之為忠。孔明以為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

後漢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此近日為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為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網解紐弛。皆此言貽之。猷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為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為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羨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聚酒羶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評。其先攻之儻約乎。

唐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饑餓。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數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

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聞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譔廢事者。命取其酒器。捕博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朴。卒成中興之業。為晉名臣。唐宋環為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為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於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誠教。曰。毋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

而糾風俗乃救時之首務矣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由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晉許榮上疏言臣聞佛者清遠元虛之神今僧尼往

住依傍法服五戒齋法尚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

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雖

陽伽藍記有比丘惠疑死去復活見閻羅王閱一比

丘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

靈覺寺成棄官入道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

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付司

送入黑門此雖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湯子遺書 先生名城號潛菴 南離州人 順治 壬辰進士 官禮部尚書 監文正

弘謀按先生德器深厚學術純正自監司解

官從學十年被徵乃出撫吳二年百廢具興

頑嚚廉立幾於風移俗易矣今數十年之久

士民靡思常如一日非至誠相應其可強而

致乎茲探遺書中可以風於有位者錄為一

快恨不及見先生而讀其書如見先生朝夕

展誦冀以少祛固陋云

古之民有四今之民有六其耗財已至何怪匱乏相

繼乎欲驅浮情而農之惟在使民樂為農今之為農

者力作不足供賦稅不見其樂止見其苦如商賈之

徒固是奔競之心勝亦緣不能安業故思他圖又如

僧道輩其心豈不欲有父母妻子之樂多緣農因無

以為生故逃歸僧道既逸其力又不匱於衣食則亦

安之不思返矣是莫若輕徭薄賦使安於農而樂為

之則游惰者不驅而歸農矣問曰游惰者歸農矣其

間貧富相耀風俗益難整理若何先生曰此最難處

今之時勢與古不同古之時無甚貧甚富之俗所以

從政遺規 卷下 遺書 吳 中華書局影印 陝西宋版

易治今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至求數畝自給而不  
可得此中甚費區畫今但使一鄉之中富者明禮義  
與仁讓有以庇貧者而不至失業則後此可以徐圖  
矣高者能不欺貧者能不自富止許結此結也  
儒者不患不信理患在信之過而用法過嚴者亦是  
一病天地間法情理三字原並行不悖如官司有弗  
稱職者若優容貽害固不可必赦之過而加以重罪  
至墮命析產亦不忍有仁術焉輕其罪使之蚤去則  
我亦不流於殘而民已除其害矣

先生任潼關時年饑麥不熟兵餉匱乏人心騷動先

生欲發倉儲秋糧以貸俟來年麥收仍以兩季麥糧

撥發督鎮不可先生曰事變倉卒非可拘以常數以

此安撫人心利害由我而當督鎮以為然各營弁皆

歡欣感謝變遂寢後督鎮每謂僚屬曰作事如湯公

真可謂盡職無遺憾有能傲而行之者即善類也

先生任潼關時同列問曰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難

公何兼而致之也先生曰吾於屬吏不惟不取其財

且彼有善吾力成之以遂其願故人或不以為苦同

列曰無所取於彼何所應於上先生曰無所取於彼

亦無所應於上交際之禮不過尋常帛物四件上官

且戲謂吾禮物有班數亦各諒之無所受也至往來

之官未有以金帛為贈者其於上下間如此而已

年少登科切弗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

在此即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

耳住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

由其閱歷深也由科第者固可由他生矣 即不由科第亦可由他生矣

問為政當以順民情為第一義也有順不得的所在

即如我在贛州作道時海寇猖獗忽有賊持偽檄到

從政遺規 卷下 遺書 吳 中華書局影印 陝西宋版

撫軍轅門撫軍傳余甚急食頃三不至余請撫軍所以此賊付余余在轅門訊之百姓謂者如堵頗多惶惑余請撫軍急募示以絕賊人覬覦撫軍猶豫欲監候上聞余請益力因令押送市曹百姓震恐避道而請曰殺之則賊衆大至百萬生靈不保矣余曉百姓曰殺之則賊知我不懼而不敢來即賊衆果至我自方略保障抵敵爾百姓無恐賊亦大呼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余呵之曰汝賊耳安得云國亟斬之奸宄生敗去竟無警使是時稍順民情不斷然斬之奸宄生心保無意外之變乎非是當初年少氣壯只是明理耳此由小民所見不遠故願不得更許恣偏心耳此心亦是順不得的故明理最要以上語錄

天下事莫患於因時苟且而無真誠之意動輒曰時不可爲也事多掣肘也牧仲在刑曹一副郎耳每慮因必細審其得罪之由察其情僞稽之律例有求其

從政遺規 卷下 讀書

中華書局影印 宋版

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意有不合者動色力爭即豐饒舊臣亦諒其真誠改容敬禮之雖不能盡如己意其所全活者亦多矣與宋敬

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重者人才也古人宦轍所至必以咨訪人才爲首務所爲人才者非詞華藻麗馳聲藝苑之謂必經術足以明道才略足以匡時有精苦之志有沉深之謀此其人必不欲以浮華顯往往在深山窮谷可以避世無悶或浮遊人間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則不能相成也西江自宋以來名臣大儒不可勝數今豈遂無其人乎余昔參藩嶺北屬有軍旅之役事定而疾作請休歸里寧都有魏冰叔兄弟與彭躬菴邱邦士方讀書易堂余知之未暇入山一訪亦以諸子深藏交修不求聞於世余雖粗知其姓氏未能悉也今讀其所著書想見其爲

人屈指當日已二十年矣河山阻修光陰荏苒惟有浩歎而已天生人才無間古今往者已矣來者未可量牧仲更從冰叔益求知所未知焉勿如我之過時而悔也還朝以此爲使歸之獻則所以報國者深矣故仲司補之官先生不勸其辭俸而勤其職惟州舊有柳梢約四萬有奇久貯河干年來疏濬得宜宣房無恙今協工告急似宜載運前去那緩就急既以慰河臺四望之意復以見執事救助之功新派柳梢接續上納報完協工之數既足仍補完河上舊梢以備萬一之用在執事不過略爲通融而民間稍緩須臾遂可免典妻鬻子之苦不然限期逼迫勢難周轉鞭答難施亦鮮成效執事天地父母之心諒必惻然動念也如曰枝梢各年派定不便那移竊思枝梢與他項錢糧不同堆貯河濱日久亦漸糜爛存之

從政遺規 卷下 讀書

中華書局影印 宋版

數年竟歸烏有誰非百姓脂膏何忍聽爲棄物若一通融不但有益東工且本地收以新易陳之效即或培固堤堰爲預防之計而舊數依然新陳較勝沉士民孰無本心感恩圖報方銜結不違踴躍上納更自敏速與焉耶

時至今日作善良非容易天下君子原少上官豈能盡賢且人情難測我輩愛民之心常切而事上之才常拙任事之意常盛而彈謗之術常疎萬口歡騰之時忌者即從中而起往往然也故今之吏黜弊去其太甚舉事必存小心循規蹈矩無露鋒銳異日當國家大任不茹不吐正在此時磨鍊出來勿謂異己者非我輩棄石也

賢者出處關係世道天相國家恐有欲退不得者以義論之身在危疆委曲擔荷方員並施經權互用總

從政遺規 卷下 讀書

中華書局影印 宋版

以保固地方拯救殘黎為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儘有苦心不可告之人者及事過險出人皆服其深心大力足以弘濟時艱物望愈重鉅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有難為奉身而退以威武不屈為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內度之心而已矣進退所關要徹底打算合乎天理無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也出處二字非人所不得與故某不敢為執一之論詞上

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新政者未得其詳既而知立義學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農積穀水旱有備此漢代循良所為何幸於今日見之教養二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承乏潼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苦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觀矣足下學有源本才足經世聞以呂司寇公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從政遺規卷下 讀書 早中華書局影印

入人化俗為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變真快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只為少此一役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講明正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也賢才不擇地而生特振興無人遂就頹廢耳更聞勇於拔薤疾惡過嚴此亦初政宜然親民之吏慈惠為上民既稱風威嚴宜弛與王紳 仲書吳下盜風日熾由於地方官慮慮分嚴切遇有被盜便與失主為仇逼令隱匿不報其盜情重大勢不可掩者逼令改強為竊甚至昧却良心輒拿家屬婦女審詢坐以是姦非盜勸擄並行以故失主畏其苦累不得不隱忍緘默即申報矣奉文勒緝任來解比差役盤費悉出失主盜之所餘不盡不止其意總要失主有不敵不諱之勢而後官長得安然遂其諱盜之

心既助盜以虐民實驅民而為盜是官長實盜魁也如此作官惟知有自己功名不知有良民身家性命不但上負朝廷抑且絕滅天理每日坐堂開衙乘輿張蓋何面目與斯民相對乎此數語喚醒俗吏多矣 蔡諱盜告諭蘇松兩府士民紛紛具呈妄稱本院德政請立碑建書院作生祠本院不勝駭異蘇松賦重役繁民生困苦上下掣肘諸事維艱本院夙夜拮据捫心自揣有過無功況現任輒自立碑律有明禁至於建書院造生祠尤為末俗詭譎之習吳門生祠如林豈必盡有功德甚至過者指斥其姓名歷數其劣狀未嘗以其有生祠而稱羨之也若周文襄王端毅海忠介三公忠直廉惠史冊載之兒童知之今曾無半間之享可見生祠不足為貴重至於書院原先儒講學明道之所人因避生祠之名概稱講院尤屬無謂此皆好事

無恥之徒借以媚官長詐鄉愚緣利行私今欲加於本院是以本院為好諛喜佞之愚人何待本院之薄也樂立祠 早中華書局影印 抄做宋版印本都院撫吳二載一飲一食何莫非百姓脂膏而地方刑名錢穀簿書鞅掌晝夜拮据未嘗暇逸心雖無窮力實有限今蒙聖恩優擢爾百姓念本都院愛民有心忘本都院救民無術罷市挽留數日聚集院署哀號之聲至不忍聞本都院與爾百姓一體相關豈忍因本都院之行遂使爾等士農讀書農廢未報商廢貿易本都院為之寢食不安本都院於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知之頗真入朝之後或至尊顧問或因事敷陳當盡力鑿鑿言之况聖主眷念財賦重地必簡公忠清惠才德兼全之大





女之自愛者愛身以嚴父之教子者教士士風文運  
賢嘉賴之與秦尼仙

執事廉介自持肝腸如雪嘗言生平所見居官之家

祖父喪心取錢欲為子孫百世之計而子孫蕩費只

如糞土不旋踵而大禍隨之此執事自愛愛人之格

言也尤當書紳以志不忘若一切是非毀譽悉歸於

天與命而平心處之又何慮哉答行德

再入長安惟以職業酬應為學問妄謂即事即理並

言語亦可省却雖一時諸君子留心此道尚不乏人

而仕宦中必能立定腳跟不為一切奪去者乃可謂

真人品乃可談真學問矣僕亦常與互相砥礪有存

諸心而不敢出諸口者惟反己自修與人為善八個

字耳答海

惟望執事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夫蠹如蟬

誨屬吏如師之教第閱招詳如第之親師薦舉賢良

如讀古人得意之書

君命可以不辱矣答劉

天災流行何代無之數也儒者不言數咎在人茲地

也入虞詐歟俗健訟歟行誼悖歟天物暴歟淫祠盛

歟有一於此足以致災說

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

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嘗不擇吉日成

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

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魏子曰君子則吉小人

則凶理也周以甲子與商以甲子亡非明驗乎

儉美德也余謂仕路諸君子崇尚尤急數樣可以蔽

風雨不必廣厦大庭也痴奴可以應門戶不必舞女

歌童也繩床可以安夢魂不必花梨螺鈿也竹椅可

以延賓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磁可以供飲食不必

成密宜密也五簋可以敘間闈不必盛席優觴也經

史可以悅耳目不必名瑟古畫也去一分奢後便少

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慎之哉

一味疾人之惡小人之禍君子者十有八九終日揚

人之善君子之化小人者十有三二不詳

友人某致魏子書曰予以修路故奪官矣修路州官

責也工弗竣州官罪也今不罪州官而罪道官挑僵

李代是非不白予何辨魏子曰小臣先大臣而任勞

大臣先小臣而任過體也明公以水田插稻難開新

路請者為民耳以為民之故而奪官吾無憾矣賢辨

是卸過也卸過是求官也求官非大臣體也孔子曰

觀過斯知仁矣何事去官或公或私不可不辨

督撫有隙者彼此相尋則彈劾屬員以快吾意道府

州縣有隙者彼此相尋則鞭扑衙役以快吾意嗟乎

以人之功名性命為我洩忿之資天理安在哉吾恐

子若孫棄功名捐性命不足以償矣

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謂某某有功名矣余不敢信

問客答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

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於古人也古人之功或在

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人之名或在

尸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

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

之多也功名二時得此則與世俗所

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

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貪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

之矣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

薦士可以聽言均由此五者得之矣

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否與利除害幾何百姓安危何似輒問何時陞轉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宦囊有無遷移者有誰照管陸滯者是誰阻抑凡問及此即為薄待天下之人無不問者如此立論緣本人亦人君以天地之心為人心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天下無不一之心矣臣工以朝廷之事為事奴僕以家主

之事為事天下無不一之事矣語雖開略後雖該括高景逸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夫實

事本於實念懸嘗自返深用疚心居大臣而德不純才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居素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可見地位高則責任重一層非虛據其名而已也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冲其為用也可以洗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為用也可以

污潔者而使之不潔倘滾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形容盡致推勸入髓吳帝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其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陝西進士劉璽云與其得罪於

赤子寧得罪於鄉士夫此其令烏程時禁投私書告條也福云與其得罪於寒門素士寧得罪於要路朝紳此福與陝西督學王功成書也合之亦可作教養銘否

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

士君子進不能表率一國退不能表率一鄉皆足貽誦讀羞溺於詩酒者相去一間耳

伊尹一介不取方能三聘幡然柳下惠三公不易乃可三黜不去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皆以上言

于清端親民官自省六戒公名成勳字北溪山西承寧人官兵部尚書

私謀按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而循良爭勸不肖者望風引去後世科條日繁吏道益雜終日簿書勞擾而擾民則有餘惠民則不足皆由名與實不相應也于公六戒本愛民之實心行惠民之實政其詞曲而暢其意婉而切視漢世六條尤為簡要矣篇首提出天

理人心四字為牧民者痛下針砭噫官無良心無天理民有不蒙其澤者哉願諸君子以此四字懸之心目之間也

朝廷設官分職皆為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為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探成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為惕惕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如左

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為父母而百姓呼為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之道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體其寒煖事事發乎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饑寒勸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偽蓋無偽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即於萬分中體

從政遺規 卷下 自省六戒 吳中韓書局影印 陝西宋版

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徒外面推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為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

一曰慎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況人為萬物靈其肌膚手足悉胸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刑戒內所以有不輕打不就打之說也至於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冤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絕賄賂為貧而仕雖乘田委吏止為祿養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即為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凜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為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為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孥連累清夜自省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

一曰杜私派小民應辦正額尚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衝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微行刑附由單之末以防發給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為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幾數倍況長吏派一錢則

胥里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里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那正供現價現買而即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即人民利益處也至於任意苛徵種種誅求乘機自利不啻為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此外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著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為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即使無弊自好者尚覺汗顏至為州縣而并禁飭之不一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為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况鴉片鴉片面衣食帝號此等困苦小民猶欲陰吸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補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是不可不戒

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後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呵即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尚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唯恐長吏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蔡文勤公書廣名世地號梁村福地浦人弘謀按梁村先生未嘗一日為外吏而致書於人及為人作序自督撫勤郡懇動以縣至

懇無一語不洞中竅要。良由平昔考古按今。體認真切。所謂原本經術。有體有用者也。其言治也。大概以教化為先。凡俗吏之所視為迂闊者。獨言之親切而有味焉。居官者。苟能力行推廣。則趨向既端。措施自遠。風俗人心。庶幾有益乎。

古之所謂大臣者。居殿陛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天下為憂樂。及其擁旌旆節鉞。開府於外。清操勵世。正己率物。凡地方之利弊。官司之賢否。奸胥蠹役。豪猾之病民。考察既周。勸懲並用。張弛悉宜。又汲汲焉以學校之興廢。人材之盛衰。大道之顯晦為己憂。擇學問優長。才品良逸者。萃之於學。使夫造道之方。修己治人之要。悉裕於胸中。為國家收得人之效。夫如是。故功著一時。名垂千載。史冊所傳。豈不偉哉。

從政遺規

卷下 書箴

中華書局影印 抄本 宋版

昔朱子知南康軍。史稱其懇惻愛民。如子。與利除害。惟恐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首務。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誦誘不倦。風教大行。夫朱子南康之政。何利不興。何害不除。而尤必諄諄以興學為事者。蓋以學術之明。倫理之修。下關風俗。上裨朝廷。近者。效行於一方。一時。遠者。功及於天下。後世。自朱子與鹿洞以後。宋季。以及有明。氣節儒林。推江右獨盛。嗚呼。其所留貽者遠矣。

夫君子之德。風也。以誠感者。必以誠應。曩者秋深。不雨。執事已饑。在念。遣官往視民田。未祈禱而甘霖已沛矣。誠所感也。況與教勸學之事。風聲足以樹之。誠意足以孚之。條約足以正之。居高而呼。其效自速。吾聞之明珠之光。固不在櫝。而美櫝可為珠重。良工之

勤不必在肆。而居肆實為工用。今萃九府一州之士。多其書籍。聚其友朋。使之博古而通今。相與長善而救失。雖未必悉底於成。要必有一二人。二三人者出焉。漢之董仲舒。賈誼。已足為漢重矣。唐之昌黎。陸贄。已足為唐重矣。宋之韓范。歐陽。已足為宋重矣。今世之士。所謂仲舒。賈誼。昌黎。陸贄。韓范。歐陽者。豈無其人。無亦鬱而不宣。隱而不見。抑亦陶而未成歟。以上

書中丞

治術關於學術。經濟通於性命。大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之操。有愷惻之懷。有明通之識。有強毅之概。有做懼之心。無公清之操。則不免有寵利之疾矣。無愷惻之懷。則不能有納溝之恥矣。無明通之識。則膠執而鮮通矣。無強毅之概。則雖知其然。發之不勇。守之不固矣。無做懼之心。則自信太過。徇且隨之矣。世之

從政遺規

卷下 書箴

中華書局影印 抄本 宋版

號為明通者。往往不能自勝其私。而委蛇展轉。流於不肖之歸。其公清自矢者。又不能明通強毅。以臻於明體達用之學。今明公於數者。實能兼之。然明公意中。必不自以為能兼也。不自以為能兼者。正吾所謂做懼之心也。做懼之心。非畏蒞也。其氣彌剛。其心彌小。易之所謂乾乾。詩之所謂翼翼。書之所謂孜孜也。由是而竭誠盡慎。使五者各臻於極。則可以當古大

臣之稱。而無疑矣。與陳澧

憲役與健訟之徒。最為民害。憲役陵民之膏。中人以法。至其驕橫已極。凌紳士如草芥。竊謂此輩。擇其甚者置之。法風聲已動於九閩矣。健訟者。指無為有。飾蕩散無餘。是二者。一省之內。甚置星羅。摘其尤者。寧確無遺。寧重無輕。懲奸慝。以安善良。固仁政之先務。

也近又聞執事數至書院與諸生論學碑陰所載租稅各按籍詳給夫今天下之以此爲迂也久矣曰此何關於政事不知學術明教化興則人才盛下以成其風俗上以資於廟朝政事之大執過於此則李淵江蘇事務繁多所望徧察官箴洞悉民情明以周之斷以出之火耗則廉其重者究之奸猾則擇其尤者處之禁婦女之遊觀黜浮侈以儉儉如是而吏民不悅服風俗不淳厚者未之有也更有陳者自古仁人治獄皆以不株連及連結爲上是故田疇者卽赦之唐太宗使崔仁師按獄青州孫伏伽議其多所平反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知其冤而不爲仲耶伏望不株連而連結仁心之所及者弘矣

江蘇爲五方商人聚處之地稽查亦不必過於嚴而

邇來間有煩言非不諒先生之竭誠盡慎體國愛民無纖毫之私也然君子作事不令人諒而令人服不肯姑息苟且以徇一時之毀譽而尤必使下情畢達無纖息幾微之不周故世遠謂米禁及船隻之事更當持之以寬德莫大焉以上與張范華陽云小人之得用將以濟其欲也君子之得用將以行其志也先生蘊蓄宏深正己率物官箴自肅吏畏則民安然後大興政教以厚風俗以正人心朱子稱王仲淹云使其得用比荀楊韓子更懇惻而有條理竊謂懇惻者仁也易所謂元者善之長程子所謂滿腔皆惻隱之心張子所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者是也有條理者本平日讀書窮理之功措則正而施則行也無懇惻則立體不宏無條理則致用不裕霸者所少者懇惻也雖有條理亦非王者之治竊

謂王霸之分止此而已管敬仲之治齊也非不民衣民食教孝教弟示義示信然孔子小之孟子卑之者以其心但以爲不如是則吾國不富強而已王者則從本原之地流出以不容己之心行不容己之事盡吾性分所固有行吾職分所當爲故伊尹納溝之心與敬仲治齊之心非知道者不能識也俗儒無識以性命之學爲無與於事功陋矣

古人有言曰大法小廉大臣能廉僅得其半非廉無以行法非法無以佐廉使一己廉靜而屬員好貪或限於耳目之所不周或因循牽制而不能決去猶是獨善其身豈稱開府之治哉以上與楊整齊風俗振起人才端在教化俗吏以此爲迂大賢以爲先務明公自撫閩以來察吏安民獎善懲奸之餘大振龍峯書院定其規條躬爲誨諭勗以武侯之

澹泊寧靜示以文公之近裏切己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與清仁學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風而學士習下車伊始行一令於令長學官曰有能教孝弟重廉隅者以名開并上所實行有能通經學古奇才異能者以名開并上所論著行之各屬揭之通衢雖所薦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未必薦然本之以誠心加之以詢訪擇其真者而獎勵之或譽之於發落諸生之時或薦之督撫或表宅以優之試竣或延而面叩之從容講論以驗其所長有行檢不飭者摘其尤而重黜責之如是而士習不變者未之有也今之持論者皆曰外官惟縣令與學使最難供職世遠竊謂此二者爲最易夫縣令者朝行一政則夕及於民與政立教無耳目不周之處無中隔之患古人

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事使無刑名錢穀之繫。惟以衡文勸學。廣勵學官。振飭士子。為職業。草偃風行。比地方職守者尤易。或又以為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慮。不知所謂掣肘者。多由於自掣。非盡人掣之也。夫布衣則古稱先。自強不懈。人猶稱其嚴毅。清苦。力行可畏。況居官哉。但氣不可勝。事不可邀。當謹確完。養以合乎中耳。謂見掣於人。吾未之聞也。以上對朝

昔曹武惠將破江南。忽一日稱疾不視事。諸將咸來問疾。告之曰。吾之疾非藥石可愈。但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後。不殺一人。則疾自愈矣。後果守其言。虞詡戒諸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虧。所悔為朝歌長時。殺賊百餘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不增一口。知獲罪於天也。臺灣吾故土。故民。但為一時脅驅所迫。伏望嚴飭將士。并移檄施藍二公。約以

洪政遺規 卷下 書讀 中華書局影印 陔餘叢考

入臺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武惠之仁風。復見於今。永無虞詡朝歌之悔矣。

臺灣五方雜處。驕兵悍民。靡室靡家。日相鬩聚。風俗侈靡。官斯土者。不免有傳舍之意。隔膜之視。所以致亂之由。閣下其亦聞之熟矣。今茲一大更革。文武之官。必須慎選。潔介嚴能者。保之如赤子。理之如家事。與教化以美風俗。和兵民以固地方。內地遺親之民。不許有司擅給過臺執照。恐長其助亂之心。新墾散耕之地。不必按籍編糧。恐擾其樂生之計。三縣縣治。不萃一處。則教養更周。南北寬闊。酌添將領。則控馭愈密。為

聖天子固海外之苞桑。為我剛造無疆之厚福。惟此時可行。亦惟閣下能行之。安集之後。常懷念亂之心。是區區之憂恤也。以上對朝 制府 陳

辱書。知賢友刻苦勵志。上下咸有聲稱。雖曰苦節。不可真。然歷觀古今名人志士。未有舍澹泊寧靜。而可以致遠者。況賢友甫成進士。即膺太守。新命。倍加惕勉。亦所以去咎戾。嚴始志之一端也。太守之職。雖不若州縣親民。朝行而夕及。然所治者。廣大都以察屬安民為最要。屬令有貪憚苛刻者。則劾之。有庸昏怠玩者。則劾之。所屬有蠹胥悍役訟棍。及大奸慝。則劾而夫之。至於事故錯誤。則原之。有心實無他。而才能可用者。則愛惜保護之。非徒為愛才起見。實為百姓植福也。為政一年。民信之。益加早作夜思。以一團精意。與萬物相終始。嘉績所孚。寧有既乎。古之化民成俗者。必以教化為急務。每觀自昔名賢所蒞。流風猶堪數世。賢友學有本原者也。與德教明禮法。擇秀者於學。數親至。與之講論。自紳士以至

洪政遺規 卷下 書讀 中華書局影印 陔餘叢考

里民。有敦門內行者。或禮請以明敬。或表宅以示優。人材輩出。風俗醇厚。恆必由之。此皆俗吏所指為迂遠。開疎者。然所望於賢友。正在此而不在彼也。以上對朝 陳

親民之官。以廉為基。以仁為本。引而近之。欲其親格而禁之。欲其嚴理之。欲其明措之。欲其簡。慮民之。不給也。為之。課農桑。訓節儉。輕徭役。廣積善。遇有故。則賑貸之。又加詳焉。慮民之不職也。為之。教孝弟。敦睦。親德。誣聽。息訟爭。以事至者。誨諭之。又加詳焉。根於中而不徇乎外者。賢守令也。結歡上官。而不體下情者。民之蠹也。自恃無他。而張弛不協者。誠不足。識不充也。視猶傳舍。因為利藪者。本心既失。殃及其身者。也。以上對朝 陳

平日誠以治民。而民信之。則凡有事於民。莫不應矣。

誠以事天而天信之。則凡有禱於天。莫不應矣。何謂信於天。以信於民者卜之。何謂信於民。以誠於治民者卜之。誠之道貴豫。忠於民。即所以信於神也。禮雨治不可急。氣不可勝。健而能巽。人乃大和。詩序

婚喪賓祭。酌古今之宜。因其人情風土。制為簡易之禮。以通之。禮行化洽。俗以永淳。

學術治術之要。明與誠而已。不明。則不足以達事理之要。不誠。則不足以立萬事之本。而表裏始終。不能符貫。古有讀書談道。而因循姑軀者多矣。又或英氣

過勝。視事太易。動而得礙。則踟躇及甚於前。此皆明誠不足。學術微而治術淺也。

夫明之過。為矜氣為苛察。非明也。誠之至。為易之乾惕。吉之抑畏。詩之豈窮禮之子諒。皆誠也。公必有以處此矣。以上漢李

漢書卷之九十五

親民之官。其要有三。曰。息訟。薄賦。與教而已。民以事至。縣者。胥役不擾。無守候之勞。分其曲直。懲其誣黠。

誨諭之。又加詳焉。則訟自息矣。民有惟正之供者。為案實。立限使自封投櫃。主以信。使投畢。躬自稱平之。

榜列明示。歸其有餘。使補其不足。如期至。則民自不批。輸將恐後矣。擇士民之秀者。聚之於學。課文飭行。

月三四至。又於暇日。適山村里閭。言孝弟農桑之事。其有家門敦睦。守分力田者。表厥里居。或造訪其家。

以榮之。而教道興矣。夫吾仍以為諸生者。為縣令。未有不能守淡泊者也。吾常思父母斯民之義。未有不與除恐後者也。事上貴恭。不貴屈。馭民以誠。不以術。

如是而已。昔漢宋之世。守令多入為三公。名儒常始於簿尉。吾子勉之。豈惟一邑民命之寄。實為一生發

跡之始。有暇。即當讀書。非尋章摘句之謂。謂非讀書

中書書局影印

無以明於修己治人之道。而振厲其志氣也。送令

親民之官。可以為所得為。然事繁而所及小。督撫勢重。可以為所欲為。然地廣而所見難周。監司之職。無其繁與其難。而可以為所可為者。可以察屬。可以安民。可以訪叢。可以興學。完璞勉之。養其根。去其莠。期其立。俟其成。專己者。不虛干譽者。不正苟安者。庸助

長者。雖母徇己私。毋耀聰明。循此以往。何所不可為。吾子聞者。我將欲聽風聲焉。送王

揚州東南繁華。一大都會。五方雜處。富商大賈。輻輳逐利之區。民未知儉。示之以樸。民未崇厚。示之以睦。

民未知禮。示之以冠婚喪祭。燕飲服用之各有限制。察所屬之貪刻玩愒者。而懲創之。躬率之以介潔。待之以誠。示之以不假易。有悉心力為民者。不因小費

而去之。為之擔荷。而顧惜之。奸胥豪猾。不使撓吾法。中書書局影印

伺吾懈隙。而生其玩悍之心。薦紳士子。憚吾之剛方峻肅。而樂吾之子諒。易直振厲。而培育之。送張

士君子束髮受書。以古廉能自命。一行作吏。或迫於上司。供億。或苦於酬應。繁多風。昔清操。消歸何有。親朋相規。勸云見諒。雖有小善。寧足贖耶。月湖書

嘗聞之安溪李文貞公曰。以父母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愛之民物。是心

何心也。即元善之長。資始統天之心也。張子西銘。備言此理。親切而著明。龜山楊氏。猶疑其涉於兼愛。程子非之。余謂今之人。不患其兼愛。但患私利之心。一起。自至親。以及民物。鮮不素越視之矣。惟由分殊而推理。一事天必如事親。然後元善之心。常洽。而親親仁民愛物。胥是賴也。龜山和

龜山和

龜山和

龜山和

龜山和

龜山和

龜山和

熊勉菴寶善堂居官格言 先生名弘備淮安人

弘謀按勉菴著寶善堂格言謂一人可以日行萬善者莫捷於居官故於居官格言獨詳觀其所云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二語洞見致治之大原可藥俗吏之錮弊其餘言刑言政大率不外此意居官者果能事事留心處處推廣於以日行萬善不難矣

當官者以理事為職無論事之巨細冗雜皆宜一一為之處分若處得恰好便是進德修業功夫

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即稍停片時待心和氣平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頑先當平己之忿嘗見世人因怒而嚴刑以泄忿嗟嗟傷彼父母遺體而泄吾一時忿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

江湖潮人渡船為甚居官能申五禁亦方便之大者

一曰不可人多二曰船不可太小三曰大風不可行四曰黑夜不可行五曰昏霧不可行

人當貧賤時為善善有限為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一當富貴中為善善無量為惡惡亦無量有其具也故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懼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囚圍之苦度日如年不可不蚤為發落而令其淹久也

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嫉亦非仁也平易便民為政之本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當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

無根之訟須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

賦政遺規 卷下 居官格言 天 中華書局影印 珍微宋版

少若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陷一無辜與操刀殺人者同罪釋一大怒與縱虎傷人者均惡

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

顏光衷曰居官者豈不知廉潔足尚第習見營官還債饒遺薦拔非此不行積久日滋性情已為芬糶所中且人心何厭至百金則思千金至千金必思萬金甚則權勢薰赫財帛充棟而猶未足也大都為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痴癡子弟而滅門多少清白窮漢而發蹟矧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冤債與子孫償非所云福也

士大夫不貪官不愛錢却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居官無所利濟更非朝廷所

善啓她人心者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母強開其所

所難居官以化導為

風俗天下之大事廉恥士人之美節為政者當以扶綱常正名分重道義為第一

官雖至尊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雖至卑不可以己之名節佐人之喜怒

當官職業一時都要盡也未能若曰未能盡又恐取責於上多苟合含糊欺護將去庸臣不忠每蹈此弊

做官想到去之日做人想到死之日更當留一二好事與人聞當再留不好事也

救危以刑獄逼迫為重蓋水火盜賊等事不係劫運即係定數而刑獄逼迫死生只在居上者輕重間有才者寬刻間也當念及此自不肯隨

葉南巖為蒲州刺史有辜鬪者一流血被面腦幾

賦政遺規 卷下 居官格言 天 中華書局影印 珍微宋版



裂公有刀瘡藥自入內瘡藥傅之令扛至幕解中委  
幕官善視勿令傷風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審覈收  
警家於獄而釋其餘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  
此人不卽救死矣此人死卽一人償命寡人之妻孤  
人之子干證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持一關毆  
罪耳人情欲獄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  
家人相近也刑得民命極重多方保全不以此以剛  
抵了事故肯如此體貼非姑息也

一人入獄中人之產立破一受重刑終身之苦莫贖  
眉公言熱審寒審只在當事者一動念一動口一舉  
筆間便造無量大福

凡爲科第中人職任朝廷耳目須詳訪民害爲生靈  
請命則一舉筆間可種永遠福田

或曰居官矢志作好事而格於長吏奈何愚曰勿慮  
也但慮矢志未堅耳立志不差惟有積誠動之潔身

俟之且安知不作好事其福不更有甚焉者乎

士大夫濟人利物宜居其實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則  
德損士大夫憂國爲民當有其心不當有其語有其

語則毀來

積德累功莫如居官爲易所謂順風之呼響應自捷  
往往有一事而可當千百善者

凡有地方之責者相其土俗曲爲化諭或禁火葬或  
禁宰牛或禁淫祀或禁造訪或禁鑿山占河等及種

種殘虐修費事天未有不厚報之者

爲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

當官文書簿籍須逐日結押不可拖欠一有叢集不  
惟誤厥事機吏書且得乘其忙襟而賺之矣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勤  
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禮賢下士不言忘勢

庶於官箴無忝所見甚大  
故能如此

文潞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  
處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朝

人物范文正公爲第一

請獨請賑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法  
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事

鄭漢奉曰我輩讀書博一第稟然居四民之上自謂  
朝廷倚荷生靈利賴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事件

行的是折福事非違心則背理辜負朝廷貽害民物  
豈不可羞豈不可懼此雖某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

可爲中人鍼砭

爲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當爲地擇官若徒以地  
苦其人而曾不顧其人之苦其地也

居官行法不能一概去殺獨不曰留意開釋嘗存生  
機政規卷下 治官格言  
一中華書局聚  
珍微宋版印

意乎一在疑似勿殺二在株連勿殺三在賄託勿殺  
四在爲人脅從勿殺五在已經降順勿殺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適以啓下人之說

士君子居家各以明理見性爲修身保世之本士君  
子出仕各以扶綱整俗爲獲上信友之本

忠君憂國守之以慎濟物澤民守之以謙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  
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剛愎暴恣而貽人

怨惟怨而後能公不易  
怨之理人自不難耳

居官有最易蹈者六一多事二遷怒三傲人四有成  
心五急功名六賔人有炎涼

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中夏  
有疫疾濕蒸冬有鞭箠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

以輕罪迫就死土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

令馬上飛馬監簿查勘以獄囚多寡定有司之賢否  
行之期年郡屬州縣吏無敢妄繫一人矣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  
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省刑薄斂王者治世之大端也然聖賢以此教人非  
欲去其禁民為非之刑乃欲去其驅民為非之刑耳

非欲免其富國之賦乃欲免其敝國之賦耳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

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驕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  
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有益蒼生所損

已多及問其職業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羅  
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

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辭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輩  
擊然豈不驕貴遐邇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

從政遺規 卷下 居官格言 空 中華書局影印 抄做宋版印  
民之苦累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親民的官最要仔細夾棍板子最怕手滑我只開口  
一聲衙役便加力幾倍我只動手一摸百姓便去血

幾多去肉幾塊一般皮肉我疼他寧不疼他疼我又  
何忍若是情真罪當打他也不枉然若還非罪無辜

於我寧無損福  
刑罰當寬處即寬草木亦上天生命財用可省時便

省絲毫皆下民脂膏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為難不

恃其清而操切凌轢人為尤難  
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謀之利在一時勿謀

也利在萬世者謀之  
救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貪官汚吏侵漁百姓甚

情有可通莫以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  
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

時當與合於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  
世蓋有悅下吏附己不欲屢駁以形其短憚成案之

更慮始劾者銜我而見中於他日曰吾寧負我百姓  
耳吁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夫刑罰之設原非得已而有可生之路而不為之急白  
是亦殺也居官點獄豈可拘守前案奉承上司而見

死不救哉  
封贈父祖易得也無使人唾罵父祖難得也恩廢子

孫易得也無使子孫流落伶仃難得也居官而思其  
難者則父祖之澤長子孫之祚遠矣

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守官者雖古墨清玩勿宜偏愛恐小人乘間而入也

從政遺規 卷下 居官格言 空 中華書局影印 抄做宋版印  
高牙大纛不足為榮桓圭衮裳不足為貴惟德被生

民功施社稷為貴為榮  
耐煩受訴使兩造各盡其情

不憤越訴只平平照常理斷  
一時錯枉片念撥轉不吝改過

居官之法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王朗川言行彙纂 先生名之鈞湖廣湘陰人

弘毅按古人言行皆抒其心之所獨見未嘗  
以此揣合後人而千載以下之人心無不胸

合利弊無不切中者無他古今止此情理耳  
朗川所纂嘉言善行殊多已見於宋賢事彙

及他編者皆不錄大約皆隨時採集不復次  
第惟取其合乎情理足以為法示戒而已  
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磅礪以沽名毋借

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損己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逼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句句耐入尋味。

居官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任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詔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不在依違二。而在虛心觀察。彼事亦嚴。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號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堙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己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己欲豐財。則不當廢民之財。居官者不可不。

簡屣屣今履與凌遲不異。上干天和。破家蕩產。又是從政遺規。卷下 言行要錄

第二件事。吾輩不可不知。昏官之害。甚於貪官。以其狼籍及人也。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何所生費。故往往挾權術以懲諛官。長遇事風生。上開一孔。下鑽百竅。納賄一身。叢謗上。城郭富家。猶能支吾。若僻陋愚民。目不識文字。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清黃。望公門。則心膽驚戰。稍有架鸞。皆得望風索驥。於是訟獄日滋。愁怨日積。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做假。權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置身於外。則無所礙。設身於中。則平易。近人二語。各極其妙。

責人之非。不如行己之是。揚己之是。不如克己之非。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

師友為者。不可道也。凡不可與士民道者。皆居官所不可為也。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取人之直。恕其戇。取人之權。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隘。取人之敏。恕其疎。取人之辨。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所謂人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可因短以見長。不可忌長以摘短。

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為柔。塞知為昏。變恩為慘。染潔為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為寶。凡人到富貴。不獨天道忌盈。即一身受享太過。亦賊子孫福澤。至若專權怙寵。多行不義。一時非不烜赫。而一敗即塗地矣。

女子陰性。故嫉妬字。旁從女。明其非鬚眉丈夫事也。以丈夫而同女子之行。豈不可恥。指點親切。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

從政遺規。卷下 言行要錄

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批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晉翁姑。壓夫子。叫噪於妯娌間矣。清而不理。民事清而不合人矣。憤清而不防流弊。皆批政也。

張南軒曰。為政須要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這裏錯。須如明鏡。然妍自妍。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其人為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貪吏受賄。枉法用刑。其罪無論。即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容奸。應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以威休之。不原其初。而以法繩之。由是不得其平者多矣。無是數者之患。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

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稔。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酒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王玉池令金鄉。揭一聯於堂曰。眼前百姓即兒孫。莫謂百姓可欺。且留下兒孫地步。堂上一官稱父母。漫說一官易做。還盡些父母恩情。意與梅溪西山同。羅適為江都令。凡便民事。悉為區畫。若旱則設法引水。水患則築堤捍禦之。又使民多種桑麻。訟速決。不事淹留。黎明視事。昏夜乃止。或譏其太勞。曰。與其委成於吏。使民有不盡之情。孰若自任其勞。俾百姓無不平之怨。不數月政化大行。

徐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死。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為苟安。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常遣粵諭意。曰。所爭者國事。豈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

吳文肅公子瓊。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瓊為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心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瓊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門生為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行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或得以伸

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子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余謂子第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涉世則近於腐。用世則近於利。民物心有公私。與狹之分。故所成就亦殊。咸寧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兩淮。見窮丁貧而醵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囊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西魏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雨輒毀。孝寬嘗堆處植槐樹。既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歎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來道皆計里植樹。

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柳繫井。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物人免渴死。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問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鍾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藁蓋。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朱勝知吳郡事。廉潔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濫准。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胡靈桂為鉛山主簿時。私讓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

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子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余謂子第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涉世則近於腐。用世則近於利。民物心有公私。與狹之分。故所成就亦殊。咸寧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兩淮。見窮丁貧而醵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囊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釀者。選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釀律答之。政化大行。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惠婿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家。汝女得所矣。令即日成婚。

石濱子曰。清也。慎也。勤也。是循吏之所操也。財之於人也。猶膩之於物。一汙而不可滌者也。況我取一也。則下取百矣。我取十也。則下取千矣。故我取以之適口也。而民以之浚血也。我取以之華體也。而民以之剝膚也。我取以之充粟也。而民以之券田廬也。我取以之納交也。而民以之鬻妻子也。以此思清。清其有不至乎。奕之決勝也。必審於舉棋也。不然則負。御之致遠也。必謹於執轡也。不然則敗。故一出令之誤也。則難整之弊生矣。一聽言之誤也。則壅蔽之奸作矣。一用人之

從政遺規 卷下 言行彙纂 中 華 書 局 聚 珍 印 行 移 印 宋 版 印

誤也。則狐鼠之妖興矣。一役斂之誤也。則勞止之怨生矣。一聽斷之誤也。則勸懲之道塞矣。一重辟之誤也。則冤憤之災應矣。以此思慎。慎其有不至乎。川之渡也。不必踰時也。而渡者爭先焉。門之出也。不必踰時也。而出者爭先焉。人之情也。一人之逸。十百人之勞也。一人之勞。十百人之逸也。我之欲寢也。曰得母有立而待命者乎。我之欲休也。曰得母有政而望歸者乎。案牘之留也。曰吏得毋錄以為奸乎。獄訟之積也。曰得毋有苦於狴犴者乎。以此思勤。勤其有不至乎。能行此三者。則覆露之澤日敷。而寢憂之瘁可釋。其於古之循吏也。殆庶幾乎。言清慎勤惟此最為切至。剛之而不動心者非也。

朱子社倉記曰。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羅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

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

率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劉侯與子奉書從事里

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

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子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於縣於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壽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子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准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饋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稔。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子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

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往。歲一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僭倖。庶貯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稔。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鯁寡。寒禍。亂源。甚大惠也。請著為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子又請曰。粟分貯於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做古法。為社倉。以貯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

其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往。歲一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僭倖。庶貯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稔。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鯁寡。寒禍。亂源。甚大惠也。請著為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子又請曰。粟分貯於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做古法。為社倉。以貯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

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坪亦廉平有說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效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為條約者迎白於公公以為便則為出教俾歸揭之相問以示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成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符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游惰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饉漸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疆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日甚不得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私計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通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非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憂民遠慮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效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

從政遺規 卷下 言行彙纂 中 中華書局影印 修德宋版

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私計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通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非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憂民遠慮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效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

陳芳生曰按社倉之制專以賑貸凡官貸者必多侵冒民貸官者必假追呼民求民貸必出倍息惟此三

害俱無雖非凶年亦可借作種食年年出納久之所積自豐總係各社自為預備之道雖所積已豐亦不必停其出息其無故不肯還者官為追足後雖遇荒不准再借為生民計久遠難容姑息耳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語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縣令減門刺史乎父老對曰民只聞得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令默然

范忠宣尹洛多惠政後為執政其子道經河南少憩村店有翁從家出注視其子曰明公容類丞相乃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具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吏引某襄裳行刑丞相召某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為至此某以情告丞相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為完人此鄉化之至

從政遺規 卷下 言行彙纂 中 中華書局影印 修德宋版

今無爭鬪者全人名類與人自新功德無量以此為報德也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皆為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三兩句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今之人不但君相獎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數語面諭之即張大自衛以誇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士大夫得失之念重故偶聞寵辱便生喜惡不暇計其非之深否矣杜正獻公曰作官第一在清然口中不可出一清字恐同列貪得者多暗口讒言適足取禍耳

杜靜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先生書齋對聯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嘗如萬斛餘出枝節更甚胡威父子以清慎名世祖問威卿清孰與父對曰臣

胡威父子以清慎名世祖問威卿清孰與父對曰臣

清不如臣父。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以如清恐人知非矯也此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餽

人。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有云相思莫遣石屏

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土產薜荔線香宦游者每

取以餽當路干肅愍公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

手帕麝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

去免得問閻話短長嗟夫土有土產民之災也地有

自是民生之福今不以爲利而以

居官不可作受用之想天之生我異於衆人與以治

世之職是造福於世之人非享福之人也乃不念造

福之理事事爲享福計官署必欲華美器用必欲精

工衣服必欲豔麗飲食必欲甘美甚且不但爲自己

享福計且爲子孫享福計良田欲得萬畝大廈欲構

千間珍玩必求全備百計搜索橫財以供享福之用

噫誤矣上天生爾爲造福之人今反爲造殃之人清

夜自思上大豈肯寬貸也清福報福二念居

居官以清廉爲最今人以廉亦不可爲而藉口於清

官善子孫之說謂官清則子孫不免有清貧之苦也

豈真有所貽善子孫乎或曰清官必執安得無害是

尤不解清與執二字之義矣清者廉潔不妄取之謂

也執者執拗之謂也二者原無相因之義如謂清者

必執執者必清則是貪者必通而通者必貪矣夫執

者其性偏又或爲學術所誤凡事皆存先入之見不

肯虛心細思又不肯與人相議并不肯下問於人不

獨清執也即貪亦執是天下原自有執之人而非清

爲之禍明矣安得謂清者必執乎

錢明逸久在翰林出爲泰州牧常快快不視事魏公

聞之嘆曰意雖不愜獨不念所部十萬生靈耶權錄

職小絕不念現前一官如何稱職官

負人乎抑人負官乎聞此可以省矣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and a vertical label on the left: 從政遺規 卷下 言行集 卷一 竹書 辭 規

